

年

卷

期

5

2

第

第

# 小 說 世 界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 五 卷 第 二 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THE STORY WORLD  
 Vol. V No. 2  
 COMMERCIAL PRESS, LTD.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新文化辭書

▲現代智識的寶庫

發售特價

精裝一冊

一千三百頁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六角

十三年陽曆

二月底截止

樣張承索即寄

編纂者

唐敬果

校訂者

李希賢

何崧齡

沈雁冰

周昌壽

范壽康

陳承澤

黃士復

黃訪書

鄭真文

顧壽白

本書何為而作？我國近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把國人的智識慾望增高了，凡從前博學深思之士所能備具的學問，一般民衆都應該加以修習而現代繁複的生活狀況亦非有豐富廣博的智識不足以適應。本書的編纂原因，就是想以最適切的求知工具來貢獻國人。

內容

如？本書範圍廣博，凡政治、宗教、經濟、倫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學方面，凡是和新文化有關係而為吾人必需的智識，兼收並採，分條敘述。其中如各種學說思想、各項組織制度和古今宏哲學碩學之傳記，都已盡量羅載。至於材料的精確體裁的新穎和文辭的優越更無待言了。

出版家

的徵忱。本書特價，祇售二元六角，其低廉為出版界所僅見。蓋敝館願將此書，熱誠地提供於我全國人士，作為新文化運動之紀念的刊物。希望牠能普及於一般民衆，為新文化前途放一異彩。

# 影戲的三大要素

(續前期)

照理「大題目」很不容易做。我這裏預備說關於影戲的三大要素，諸君必以為太不量力了。不過實在說起來，大題目却比小題好做些。譬



## (一) 狗的運幸

這一位名喚那林 Brownie 是影界中的第一條狗。每星期得百元的薪資。他的一舉一動，差不多有「人」的聰明在內。他所扮演的片子很多。大概諸君至少也見過一次罷。



## (二) 狗的運幸

這位先生名保爾(意即伙伴) Pal 主人名馬格司 Max Linder 凡看見過馬格司笑片的人，大概都知道這隻狗的聰明。

如說。若有人出兩個題目：一個是怎樣「振興中國」，一個是怎樣「振興沙河」。諸君覺得這兩個題目那個容易做呢？我想人人都願意做第一個題目。因我們知道中國的事多，知道沙河的事少。我這裏預備說關於影戲的三大要素，就是這個道理。

L 9 我要說的三大要素，一個是劇本，一個是導演，一個是布景。

我們暫且先說說劇本。劇本的來源，大概有三種。一種根據於歷史，一種根據於小說；一種由於杜撰。或說是創作。三種之中，創作的最多，其次為小說的。復次為歷史的。依價值而說，歷史的第一，小說的第二，創作的第三，但有時也不盡然。依趣味而說，那就不能一定了。



### (三) 狗 的 運 幸

這第三位名金克四，King Casey 是史蒂華

Anita Stewart 的愛寵。

我爲什麼要說根據於歷史的劇本爲最有價值呢？因爲凡是歷史的材料，都是實事，都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據我個人所看的影片中，如『重見光明』The Birth of a Nation，專制毒 Intolerance 等我認爲很有價值的片子。『重見光明』是表演美國南北戰後林肯被刺時的一段歷史。『專制毒』中包括着四個時代的事。這張片子可就不容易做了。不說別的，只說其中的亞述王攻打巴比倫一段，就費了大力。亞述國和巴比倫的衣裝車馬。城池戰器，都是由歷史，攷古等專家的心血集成的。一件一件中都是學問。我很希奇我國的影片中，往往一張片子中，明明是演一個古人的事，却用現代的服裝，明明是一個中國人，却行外國禮，這不是笑話嗎？由此看來，歷史的片子，雖說有價值，可是不容易攝製咧。

第二是根據於名家小說的片子。在中國演過的，要算『四騎士』（即兒女英雄）Four Horsemen，『三劍客』Three Musketeers，『孤星淚』（即窮途淚）Les Misérables 和『兩城風雨錄』A Tale of Two Cities 最有價值。四片中的『三劍客』『孤星淚』和『兩城風

雨錄」等帶着有歷史的色彩。這三部小說都是名家的手筆，並且是他們的傑作。這種片子也不是容易做的，其中人物的行動、個性等，都有一定的模範；一切的情節，都不能任意更改。我國的影片，劇本的選擇，恐怕還沒有到這個地步呢。

第三是制作的劇本。其中的材料大概都是根據於時事、風俗、新案件等。凡是滑稽一類的劇本，差不多完全是制作的。這一類劇本中的材



#### (四) 狗的運幸

這一位名叫丁雞 Dinky 名份雖說是屬於憐門塔文 Norma Talmadge 其實一家的人，無一不愛他。



#### (五) 狗的運幸

特地 Teddy 是他的大名，是影界的一員健將。他的動作極沉靜但又極猛勇，最得意作品名「FIEE」Bow-wow。

料，有時候最險，最奇，最不近人情，有的很難做，有的要費很大的資本；有的却又極容易做，花費極少。我國所有幾部片子的劇本，大概都是這一類的。

11 我們既是承認劇本是影片的一大要素，希望我國的製片家要多注意一點錢好呢。

第二件要說到導演了。一位導演員，究竟要有幾種什麼資格？我現在只能提出三種來說說。

我說第一要有創作的天才。固然少有導演員自己編製劇本。不過導演員對於劇本，應當比自己對於自己還要熟習些。劇本，無論是由歷史上截，或以下的，或是由小說編製的，都要重新改造。所謂改造，非是指着故事中的，人物情節而言，乃是要將這一篇故事一齊拆散，重新



#### (六) 狗的運幸

這是一位英國先生名叫「哈萊多名」Howley-domain，主人就是鼎鼎天名的萬達 Wanda。



#### (七) 狗的運幸

他渾身白的像雪球一般。身體極小，如同兒童的玩具狗一樣。名叫羅密地 Ford。

安排次序，什麼地方着重，應當加倍的渲染；什麼地方節省應當設法稍事點綴。譬如「孤星淚」一書，是露俄 Victor Hugo 數年心血的結晶，全部書共有百數萬言所攝製的片子却只有八本。（按這部片子，作者見過共有兩種，都只八本）但全書的精華，一點也沒失去。看過影片，就如同將原書重讀一過一樣。導演的人沒有創作的天才，怎樣能辦到這一步呢。

第二，導演員要有極富的感情性什麼緣故呢？因為凡富於感情的人覺觸性極靈敏，心極細，凡人所不及覺察的細事他早已覺察着了。他能指出什麼是侮辱，什麼是痛苦，什麼是榮耀，什麼是快樂。當然平常的人也知道什麼是侮辱和痛苦，什麼是榮耀和快樂。不過他所覺



#### (八) 狗的運幸

他是比利時的偵探種，名叫沙爾 Thor。拍這張照的時候，還只幾個月年紀。但是比別狗要靈敏些。不信可以去問他的主人阿內恩 Agnes Ary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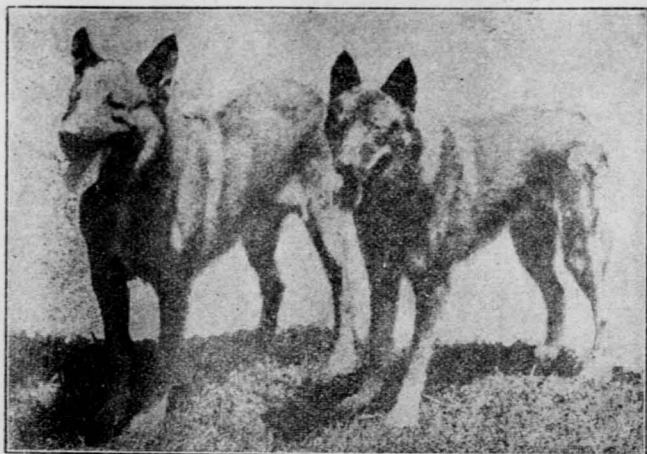
察的，比平常人要早要細微些。照我們平常的人而論，女子比男子的覺觸要敏些。男子對於一個女子（指覺觸敏的而說）要表示一種什麼態度，在未完全表示出來的當兒，女子早已明白了，也早有相當的表示發出來。但是導演，却比最富於覺觸性的女子還要靈敏。因影片中的女子，大都是很多情聰明的，而幫助伊發出種種表示的，還是這位導演員。

第三，導演員要富於審美性。這一段，無庸多說。因凡是關於圖畫、攝影、裝飾一類的事，少不了審美性，而影戲中包括了一切的藝術，設若沒有極富的審美性，怎麼能辦得到呢？

不知道我國的導演員，也有以上的三種資格麼？

L13 最後的一段要論到佈景了。我要說的是佈景的精神。凡是要花費工程的佈景，我這裏暫且不說。我所要說的是探討天然的景緻。





### (九) 狗 的 運 幸

這兩位都有一年零四月的年紀了。都是法國的偵探種。影界的明星拉多夫 Rodolph va-lentin 是他們的主人。

(Location) 這種探尋地點的手續，是一種勇敢的精神。天然的風景雖然很多，但是合用的却很難得。譬如說，我們要找着一種風景，要一座很美的小山，山旁有一條小河，沿河一帶有很大的平地，這河的水又要流得很急，流到一定的地方，要突然一落千丈。這種天然的景緻，到什麼地方去探尋呢，設若沒有一種一往無前，堅忍耐勞的精神，又怎麼能去探尋呢？

『賴婚』Way Down East 中，却有這麼一段實景。

據有名的導演員和演員說，探探地點，確實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有無數的煩惱，危險，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但是其中也有真樂趣，也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

我國的製片家也有這種精神麼？

(完)



# 片 片 錄

左圖爲明星史蒂華 Anita Steward 及其弟小影下圖爲明星橋門塔文



L 15

Norma Talmadge 其妹康登塔文 Constance Talmadge 及其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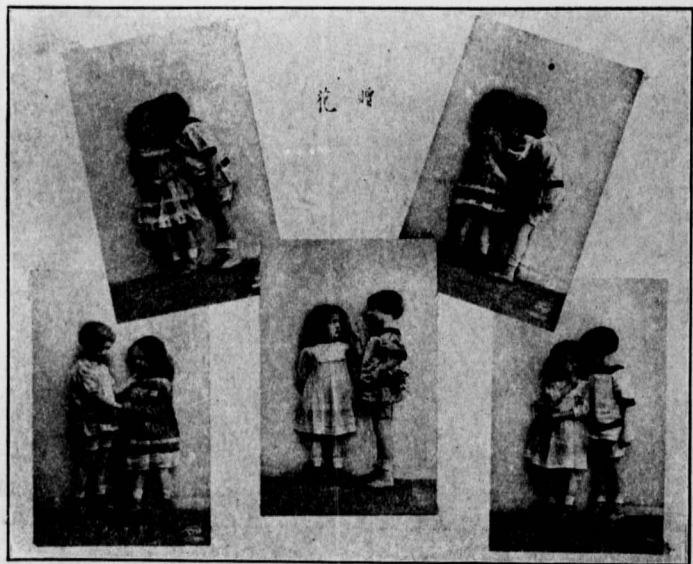


上圖爲華來屋 Halley-wood 之演員工作完畢歸寓時之片影。  
下圖爲明星小童賈克 Jackie Coogan 及其父母與電影公司總經理簽立百萬薪資合同時之攝影。





麥西哥古裝(近日巴黎反以爲時髦)



花 贈

# 小 說 世 界

第 五 卷 第 二 期

## 目 錄

銀幕上的藝術……………編者  
嫁後的悲哀……………何其寬

可怖的魔神……………小青  
赴喜筵的苦趣……………顧佛影

賣錫……………禹鐘  
大鳥……………憶秋生

登高一呼……………小圃  
一張神祕的畫……………松廬

平沙落雁……………林履彬  
滋味……………張枕綠

父親的愛……………西巫瘦鐵  
池陽遊記……………S T

馬賊船賊……………茗狂  
恩怨……………張碧梧

勞合喬治首相……………卓呆  
萬能術……………卓呆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發 售 特 價

陳石遺先生編輯

近代詩鈔

毛邊紙精印  
分訂二十四冊

定價十元  
特價七元

本年舊曆十  
二月底截止

唐宋以後詩學。以有情爲盛。有情  
一代詩學。以道成爲盛。本詩鈔爲  
侯官陳石遺先生編輯。略如宋詩  
鈔元詩選之例。其宗旨詳於首冊  
序中。於百年來有數詩家。網羅大  
備。且多鈔從原集。有自數十首至  
一二百首者。閱此一編。不啻閱百  
數十家專集。而見作者之真面目  
矣。且有專集未刻與雖刻而傳本  
甚稀者。亦皆可於此詩鈔中求之。  
誠研究近代詩學者必不可少之  
書也。

索函行洋該向逕請送代不並社誌雜本品贈內告廣



購藍腰香皂時請與此圖比較

包紙有用

請勿拋棄

珂路荷藍腰香皂 馳名全國

其材料優美氣味芬芳質地堅實更能  
經久耐用貴友用珂路荷藍腰香皂有年深  
悉此皂之優美若以詢問彼等無有不知者

## 特別贈送兩星期

自陽曆正月八號星期二至二十一號(星期二)止  
凡將真正大號珂路荷藍腰香皂色皮一紙將  
姓名住址書於其上送至公司當贈

樣香水一瓶 牙膏一管

品 扶體粉一罐

每中號藍腰香皂色皮一紙可換上列贈品  
中之任何二種如欲贈品由郵局寄上須附  
三件贈品之郵費外埠十二分

二件贈品之郵費外埠九分  
贈品以兩星期為限請即日購買

珂路荷藍腰香皂 並將色紙連即寄下

上海漢口 噠厘洋行謹啟  
路十三號



各處藥房百貨  
商店均有出售



# 咳甚劇且患吐血

由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獲全愈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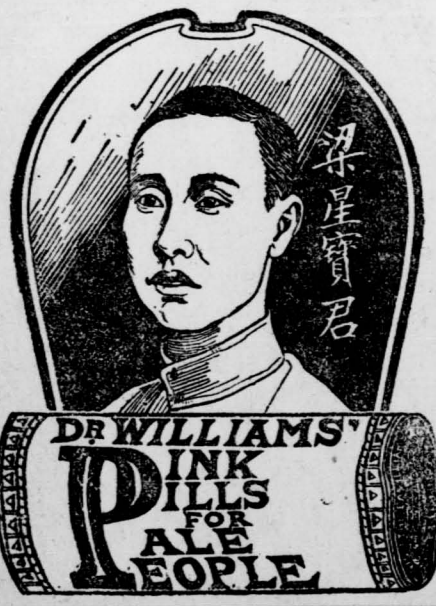
皆束手無策藥均經嘗試服之不效甫服一瓶即覺精神稍復  
 增胃納漸進吐血咳嗽亦見連服十服全愈  
 此漸入療治之望紅丸及至十分服全  
 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及至十分服全  
 愈余心甚感激凡血補丸及至十分服全  
 潔能經各部週身因肺部衰弱則  
 也胃經及各部週身因肺部衰弱則  
 各症易於累及惟清血使紅  
 液充足得免諸恙重則力生新  
 血其治有速生鮮紅丸則知其  
 下各處著名醫刊登報則知其  
 丸專治血薄氣衰登報則知其  
 筋系刺痛皮膚諸恙對筋疲乏  
 章廉士大醫生藥局購買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每瓶大洋一元五角

不取分文

體壯力強如何可得

欲索取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

余友大醫生紅色補丸  
 梁君星寶  
 號門牌長華及十九歲時曾旅居南洋吉隆坡古路口三十九  
 一號子也其與號為業亦係千萬由草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  
 甚劣食不消化且因患頭痛頭暈之疾非安眠困難力常與床褥  
 伍劇甚之疾出鮮血正在絕望就治之際適有友人竭力勸余試服  
 紅丸及至十分服全愈



4180(1)



## 可怖的魔神

### 青 小

惠斯敏橋旁邊。深黑的河流上面。搭著一個木架。那木架橫跨兩岸。上面有幾盞電燈。拼成五個大字。就是「可怖的魔神」。這五個電燈拼成的字。裝著機關。一明一黑。挨次更換。並且還分了紅白藍黃綠五種顏色。在那深黑的夜裏。越見得燦爛耀目。這時這電燈字母的光彩。照射在一個岸上人的眼裏。竟要使他的眼睛生翳。那人的身子正支在一塊牆上。眼光中滿現著疲乏的神色。但一見那明滅不定的電光。好似引起了幾分精神。他見那電燈的架子。高高的跨在兩岸。電燈的顏色。真像美麗的寶石一般。那人的名字喚做戈爾門。他呆瞧了一回。伸手揉揉他的倦眼。身體却依舊靠在壁上。他這樣子。並不是懶惰。因為他已好久沒有東西進他的肚子。四肢既很軟弱。似乎已沒有支撐的能力。在這樣北風緊猛的冷夜。他却缺少一件外褂。頭上雖戴著一頂帽子。已穿了幾個細孔。但鞋底上的孔洞。至少有先令般的大小。却更比較的大。原來他的命運。正像那電燈下面的河流。這時已到了退落的期了。他在這裏沮絕望的當兒。忽然瞧見這燦灼的異光。他的精神上彷彿提了一提。他記得這「可怖的魔神」的名字。近幾天中差不多充滿了倫敦人們的腦海。無論什麼人談論。總把這五個字當做談話的題目。還有一切雜誌上面。假使沒有這「魔神」的肖照和關於他的記載。那就算不

得是最流行的出版品。各大戲園。都千方百計去羅致他。競爭非常劇烈。假使請到以後。那一家戲園的門前。不消說要貼滿了魔神的廣告和圖片。到了開幕的時候。戲園門前的車馬。更是說不盡的擁擠鬧熱。戈爾門想起了一回。覺得這一個「可怖的魔神」。實在是一個享盡盛名的幻術家。其實他的名譽。原不是僥倖得來的。他的奇妙技術。實足以使人驚心動魄。故而人家贈給他一個「魔神」的徽號。並且還加上「可怖的」三個形容字。因當他獻技的時候。往往有危險驚駭的景象。不能不使人目眩神移。他常有一句寫意的答語。回答一般觀客道。「我最喜歡把不可能的事。使他變成可能的。」他既有了這樣神技和盛名。他的進款。當然也是不可思議的。戈爾門想到這層。他的寒冷的嘴唇。不禁微微繃了一繃。他自忖他如果能够得到那「魔神」進款的百分或千分之一。他也可以心滿意足了。戈爾門唇角上的笑容還沒有消滅。忽見那電燈上的廣告。霎時已完全熄滅。原來這時候夜

已深了。人們大半都歸了隱。即使還有少數沒睡的人。也不會再留在道路上了。這時在路上逗遛的人們。只是些無家可歸的窮漢。或是夜行的偷兒。和那從水步上登岸的駁船夫。故而這電燈的廣告。實在已沒有再照耀的必要。戈爾門一見這狀。他心裏的失望和寂寞的情緒。重新又回復過來。他雖然已很疲乏。可是靠在那裏。終究不是事體。於是支撐著他的身體。勉力向前走去。在這時候。他見離他左向約摸五十碼外。恍惚見一個人影。隱隱跟隨著他。戈爾門本不知道有什麼人尾隨在他後面。其實他也不必顧慮到這層。因他沒有做過什麼錯事。在那萬惡的社會裏面。也沒有相識的至好。會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候來招尋他。可是此刻他回轉頭去。却明明瞧見一個人形。那人的衣服裝飾。完全和他兩樣。分明在他的後面觀察他。並且漸漸的接近。彼此的距離。也越弄越短。戈爾門繼續向前進行。他雖覺得有人尾隨。但他自問並沒有幹過虧心的事。也就並不介意。這時他第一個目的。就想

找一個地方或用什麼方法。度過這一個冷夜。那時北風越吹越緊。他的身體越覺得抵敵不住。他走到了惠斯敏橋邊。見旁

邊有一個水埠。他立停了脚。暗想這倒是一個避風所在。但不知道可以容許他勾留多少時候。他見那水埠共有

八級。再下就是河流。他走下了兩三級。覺得那呼呼的風勢。被水埠兩旁的石牆所蔽。果真吹不到他身上。他定意

就在這石級上暫坐一回。把身子靠住石壁。當然再不怕風了。如果僥倖沒有人來趕他。他也不妨就這樣坐到天



他見一個人從石階上疾奔下來。接着就覺着一隻手拉他去。

明。他一壁思忖。一壁再舉起足來。跨下一步。不料他的鞋底一滑。身子失了平衡的力。就站立不住。因這一滑。他就失足滾到

了水裏。好在他會得泅水的。並且他的身子雖浸在水裏。但覺得下面還有幾步石級。可以著足。正當他緩緩爬上

來的時候。他見一個人從石階上面疾奔下來。接著就覺  
有一隻手來拉他上去。又聽得那人作出一種抱怨聲來

說。「你真  
是一個愚

漢。如果我  
要尋死。也

應當想一

個更好的

方法。怎麼

竟來投河

呢。」那一

句「我不

是尋死啊」

的答話。已

從戈爾門

的喉中衝



冒出來。到了他的嘴唇上面。可是他忍住了不說出來。他  
何必和這個救他的人辯論呢。那人果然誤會了。但戈爾

四

那幻術家發一莊重聲。我準備把這手鎗的中彈子

門這時。却

也實在沒

有解釋的

必要。那人

繼續道。

「唉。你混

身都溼透

了。還像什

麼樣子。現

在你應當

做你事。就

是快快跟

著我去。」

戈爾門果

然跟了那人就走。依

舊不答一

言。那人又

說道。「走

得快一些。

你瞧像我

這樣子走。」

說時那人

放長脚步。

似乎做一

個模範給

戈爾門瞧。

戈爾門的

足力。當然

比不上那人。但這時眼見得前面有一條新路。

也就鼓著全力。拚命跟在那人的後面。他們倆走過了岸



回。他前面的朋友。已立定在一宅小屋前面。隨手摸出一

個鑰匙。旋開了門。領戈爾門進去。他們穿過了客堂。走進

「一粒一粒裝進他的心的。但我報三個數目即便開槍。」

邊。又走過

幾條冷靜

的街道。戈

爾門且走

且打著寒

噤。兩隻膝

骨。也不時

顫動。似乎

警告他如

果再這樣

追趕上去。

未免要不

勝任了。幸

而不多一

一間溫暖的小室。戈爾門一踏進去，覺得他彷彿已進了天堂。那人向戈爾門說道：「你等在這裏。我去取些東西來給你吃。你身上的溼衣也早些脫下來罷。」戈爾門沒有等多多少時候，身上已換了一身乾燥而溫暖的衣服。那人按一按鈴，便有一個僕人進來，取了一杯熱牛乳和許多食物，放在戈爾門面前，又隨手將換下來的溼衣帶了出去。二十分鐘後，戈爾門覺得非常舒適，回想從前窘苦的景況，真像已換了一個世界。那人又說道：「姑且吸一支煙。我有說話和你講哩。」那人的說話簡短而嚴肅。戈爾門却並不在意，深深吸了一回紙煙，便等他說話。少停，那人便開口道：「我想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戈爾門答道：「果真不知道。」那人道：「我是亨字勒。」戈爾門道：「啊。」那人又道：「我的名字，你已聽見過麼？」戈爾門道：「我很抱歉，我沒有聽見過。」那人道：「那麼，有一個人叫做「可怖的魔神」的，你總該聞名過了。」戈爾門張目道：「不錯，你就是他麼？」亨字勒道：「不，我是他的

經理人。」戈爾門點頭道：「啊，我明白了。」亨字勒道：「你今天晚上，費了十多分鐘工夫，在橋墩下瞧我們的廣告，我却暗暗的瞧著你，你大概還沒知道，須知我在最近的一星期中，每當深夜，總在馬路上往來觀察，你可知道我的用意麼？」戈爾門搖搖頭。亨字勒又道：「我為著要給我的主人物色一種相當的材料，可是一時却不容易尋覓。現在你對於我的說話，已有些端倪了麼？」戈爾門答道：「我恐怕還沒有明白。」亨字勒道：「我告訴你罷。我就要尋覓一個自盡的人。」戈爾門震了一震，他張開嘴唇，要想答辯，他實在沒有尋死的意念，但回過來一想，這樣的話，亨字勒未必相信，便即忍住嘴不說。亨字勒繼續說道：「我為著這個目的，才不惜工夫，在外面尋覓，現在却尋到了你，所以你須明白，我此刻帶你到這裏來，並不是要責備和教訓你，簡括些說，我是奉命要尋一個不能生存而要尋死的人，現在你既然願意自盡，還不如到戲台上去，當著千百的觀眾，死在我主人手裏的好。」亨字

勒忽而停頓了不說下去。眼睛瞧在戈爾門臉上。戈爾門勉強答道：「當真麼？」亨字勒又道：「我想我的說話已很明瞭。現在可要我領你去見我的主人麼？」戈爾門點頭道：「好的。」亨字勒道：「你願意即刻就去麼？」戈爾門道：「很好。我已預備好了。」亨字勒道：「那麼，你等一等。我去打電話。」亨字勒說完，就走到壁角的電話箱旁。沒有幾秒鐘，電線已經接著。戈爾門斂神傾聽。亨字勒說道：「正是。我知道此刻已太晚了。但那個人現今在這裏。深恐到了明天，他要改變他的意志。正是。這就是我們所尋覓的材料。我想立即把他帶到——好啊。至多十分鐘，我們就可以來了。」他掛好了聽筒，便回頭向戈爾門道：「我們走罷。」這時候戈爾門居然坐了一部車子。心中只覺得眼前的安適。未來的情景怎樣，他並不放在心上。不多一回，那車子已到了目的地。他門倆走出了車子。就有一個僕人出來開門接應。僕人向亨字勒說道：「先生，請走這裏。」說著，就帶領二人上樓。分明他已預先受了吩

咐。他們倆走到一間室門面前，便引手敲門。亨字勒先跨進去，又回頭叫道：「進來。」那裏是一間臥室。正中懸著一盞電燈。淺紅色的燈罩，照見室中的器物，分外美麗和溫暖。戈爾門引目一瞧，才見室中有一個人。那人穿一件絲織的睡服，坐在火爐面前的椅子上。嘴裏啣一隻琥珀的長烟嘴。裝著一支紙捲烟，很開適的在那裏呼吸。那人的肖照，戈爾門已見了不知多少。這時一瞥之間，便知他就是那個「可怖的魔神」。他大概有五十歲了。頭髮已完全禿去。高闊的鼻梁上面，架著一副眼鏡，越顯得他的莊肅。那人向亨字勒冷然道：「亨字勒，你瞧此時計。什麼時候了？」亨字勒答道：「果真很晚了，可是我既已尋得了你所希望的材料，不願再耽擱。這個人就是。不過他的裝束已經變換。比較方才從河裏救起來時的狀態。已是另一個人。現在我的職司已盡。別的你自己去應付罷。」說著，便坐了下來。預備聽他們談論。那幻術家向戈爾門打量了一下，開口道：「你走近些。我瞧你還沒有老。面貌



也還不錯。並且也不像懦弱沒志的人。怎麼竟要尋死。但這不關我事。我正要物色一個絕望而把性命置於度外的人。你可就是我理想中尋求的人麼？」戈爾門答道。「正是。」那人道。「那麼。我也不必多問你了。須知我所以提起這個問題。就爲著我要和你開誠布公。幾年以來。我在幻術上立下了小小的名譽。常把種種不可能的奇事。當著千百人的眼前。變成成功可能的。使他們咋舌驚駭。可是。一般觀客們的慾望。不知滿足。他們還希望我有什麼新的更驚奇的技術。在台上獻奏。因著這層。我特地要尋覓像你這樣的人。原來我已準備編一套新的戲法。以便滿足觀客們的要求。這戲法不消說是驚奇動人的。但同時還需要一個不怕危險的助手。才能成事。你可願意擔任這個助手的任務麼？」戈爾門低聲道。「請你試試我。」幻術家道。「你的答語。果真不出我料。一般人都深信我有什麼通神的技能。他們對於我不論什麼說話。總是欣然願意承受的。現在我瞧你笑嘻嘻的狀態。也分明有同

樣的感想。其實你應當明白。你這一次的任務。實在有非常危險的。你現在可畏懼退縮麼。或是要我把這任務的性質解說給你聽呢？」戈爾門道。「我願你把這事的性質說給我聽。」那幻術家道。「很好。但你須注意。我此刻和你說的話。句句都真確的。假使你以爲我這一番談話。和我平時對戲台下面觀客所說的一般。那你就弄錯了。因爲這一次實在是性命危險的。你若過信我的技能。冒昧應允。等到實施的時候。或有什麼後悔。那却來不及了。」戈爾門聳一聳肩道。「我現在要知道的。就是你所說的新戲法。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那人答道。「那新戲法。這一次若使成功。我的名譽上當然有很大的影響。不過成功的希望很少。此刻正不容易說。故而我的經理才出去尋覓一個不要性命的人。」戈爾門作不耐狀道。「我一切都明白了。只不知道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新戲法。」幻術家答道。「我本來不預備告訴你聽。但你却明明是一個有膽力的人。我不能不略略暗示你幾句。我這

齣戲法。需要一個膽壯的助手。自始至終。沒有一毫畏懼。退縮的心。才可以使我成功。所以此刻我所要求的。就是你的膽力。你到了台上。若能堅持到底。我就要把台幕閉下來。故意使觀客們吃驚。他們必以為出了什麼岔子。可是十秒鐘後。台幕重啓。那時少不得要全堂鼓掌。我的身價。自然也要增加。但這只從成功一方面講的。別的我也不再多說。你等到晚上。自然會得知道。你如果願意。密司脫亨字勒會得招待你的。他現在可以給你相當的款子。成功以後。當然還有報酬。但無論你相信與否。我再應當復述一遍。你這任務。實在是非常危險的。」戈爾門道：「那麼。我可是也許要被殺麼？」那幻術家點頭道：「是啊。我常常真裝做殺死你的樣子。並且這舉動必須做得千真萬確。沒有一個人疑惑才行。」戈爾門作堅決聲應道：「很好。我願意接受這一種任務。」原來他想到這全世界著名的幻術家的技能。本是不可思議的。他又何必疑惑呢。晚上到了。戈爾門坐在戲台下。下面的第三排位上。瞧見台

幕起處。那可怕的魔術。從右向的出口中穩步走到台前。於是會場的觀客都拍掌歡迎。掌聲竟像雷震。在半個鐘頭中。那幻術家逐節表演。把觀客們的神志。完全吸住。他忽而叫他們驚駭喘息。忽而又使他們呼喚喝采。弄得一般人都變做孩子一般。戈爾門對於這些景況。不很留意。他知道這一齣的戲江完後。就要輪到他了。他見那幻術家的舉動。果敢而險怖。不由的有些兒心驚。他的未來的命運怎麼樣呢。這時還猜想不到。正思忖間。忽聞一陣子呼噪。那術家已從戲台上退進去了。觀客們却還大聲疾呼的叫他從新出來。戈爾門暗暗自語道：「我的時期到了。」他忽覺得他心房中的脈管。跳動得非常劇烈。約摸兩分鐘的光景。呼噪聲浪。忽而絕滅。那大幻術家已重新上台。他已把長袍脫去。穿了一件尋常的晚服。右手中執一把藍鋼的手鎗。他先向大眾陳說。他手中的手鎗。乃是軍隊中選用的上品。他所以帶這一把鎗到戲台上來的目的。希望有什麼人。放膽到台上去承他的鎗。

彈。他又說他的鎗彈粒粒真實。但決不使受彈的人有性命危險。也不會有什麼痛苦。戈爾門聽了。便即會意。但他預先受過囑咐。必須略等一回。然後才可以應聲上台。那幻術家重新複述了一遍。仍不見有人上去。觀客們面面相覷。都帶著恐怖的颜色。情勢非常緊張。等到第三次請人上台。戈爾門便從座位上直立起來。他這時猛覺得有一種電浪。從腦府中遍布全體。原來他一立起後。全場中微微發了一種呼聲。接著。便都把灼灼的眼光。集注在他身上。忽又歸於沉寂。戈爾門鼓足了勇氣。昂然向戲台走去。同時又發生一種唱喁聚語的聲音。他走上了台。那幻術家向他打了一個招呼。又很寫意的說了幾句笑話。引得全場的人都發笑起來。接著。又請觀客中有什麼軍人上台去。驗他的手鎗和彈子。驗過以後。再替他裝好。以示沒弊。那時果真有幾個穿軍服的觀客。從場的各方面走出。他們共有七個人。先後走上台去。這時那「魔術」正替戈爾門脫去上衣。把身體的上半截完全裸著。戈爾門

一壁脫衣。一壁只覺得牙齒相戰。他咬著牙齒。又握緊了雙拳。挺直身子站著。他已明知那「可怖的魔術」。要將那鎗彈打進他的血肉的身體裏去。但思那手鎗和鎗彈。既然經過了軍士的察驗。這個萬能的魔術。可還有什麼取巧方法麼。如果沒有。他的性命可就險了。一回兒。幻術家將手鎗授給已經上台的軍士們。叫他們一個一個挨次察驗。並說如果有人能夠證明他這一齣戲法。有什麼作假不真實的地方。他情願出五百鎊賞金。那七個軍人驗了一回。都聲明那鎗和彈子完全真的。於是就有一個人將彈子重新裝進鎗膛。順手將鎗交還給幻術家的手中。幻術家只伸直了右手。接著了鎗。並不將手臂退縮回來。似乎表示他並不作弊。戈爾門眼見那鎗口已向他胸口挺著。心房的跳動。比前越發急促。可是仍咬緊牙齒。勉強站住不動。那幻術家忽發一種莊重而響亮的聲音。說道。「我現在要請諸位原諒。因為這東西發動的時候。未免有一種聲音。驚動諸位的耳鼓。我們這位朋友。實在是

我第一次遇見的最勇敢的人。現在我和他只距離五步。我準備把這手鎗中的彈子，一粒一粒裝進他的心窩中去。我也不願意使他久待。此刻但報三個數目。報數一完。我便撥機開鎗了。」戈爾門覺得他的心球突突亂跳。差不多要破胸膛而出。額角上的冷汗也禁不住吊淋下來。他私忖那幻術家的說話可實在麼。或是他只假言哄騙觀客。並不真個要把鎗彈打進他的胸膛裏去。但無論如何。他此刻却終不能夠脫身了。不一回。便聽得一種清晰而短促的聲浪道：「一」戈爾門閉著他的眼睛。「二」這時有一種低微的聲浪。似乎從客座中發出來的。呼道：「我的上帝。小心些。」三」戈爾門覺得他的前胸的脅骨確的斷折了。接著。慘呼了一聲。使向後倒在地上。「唉。一隻眼睛的眼皮。在那裏動了。警察先生。他大概可以醒轉來了。我料他溺在水中。至多不過一分鐘工夫。」那戈爾門躺在那八級的水步上面。這時他身子已出了

水面。眼臉微微顫動。分明他拼全力。要回復他的神志。那先前說話的人。又向警察道：「警察先生。須知這不是一件自殺案。因我先前曾遠遠地瞧著他的舉動。他向那河面上的電燈廣告瞧了一回。就向這水步行來。我也跟在他的後面。老實說。我從前也曾像他這樣落魄過。因此。今晚見了他這種狀態。不禁發生了同情心。很願意濟助他一二。他到這地方來。一定就為著避風的緣故。可是他失足跌倒。他的頭撞在石上。便從石級上滾到水中去了。唉。他的眼睛張開了。讓我去叫一部車子罷。」這時戈爾門的眼睛。果真已完全張開。他的突出的眼珠。睜睜向四面亂瞧。他見他的身體明明在石級上面。一旁覺得有寒冷的水氣。知道是深黑的河流。一旁却聽得轆轤的車輪聲音。漸漸兒在那裏走近來了。他沒有上過戲台麼。但經過的情景。還歷歷在他眼前。因此。他一度回想。竟還不敢深信他的經歷。只是一種神經上受震而發生出來的幻夢。

(完)



(故事詩)

禹鐘

(一)

晝夜不住地循環着，世界又染遍了朝陽；  
昨夜的笛聲，還彷彿繚繞在枕上。

急忙的安排了販具，預備了糖錫；

生活的精神不是在形式的，勞工未嘗不是神仙，

得到愉快的慰藉便是正確的趨向；

我攜了販具，出了大門，隨處都是我的市場。

(二)

守一不變的生活，又隨着一天的光陰告了段落；

得到粗糲的一飽，便心滿意足；

喫的雖然是粗糲，住的雖然是陋屋，  
但那吹笛的閒情，却滿蓋着人生的真趣，無限的安  
樂！

(三)

黃昏的笛聲，吹出了天空銀灰色的明月；

四鄰的喧鬧，都靜下來了，都說：

「吹笛的人，抱着幽美的神秘，萬事都不涉！」

(四)

不但吹笛的音韻使人愛慕，他的爲人也何等的

忠實而有恆啊！

比隣的富人，憐憫他操着小販的生活，要扶助他階級的起升；

推心置腹地把銀錢囑付他掌管，他略不推辭，因為感激那知遇的高恩。

(五)

一天到晚，耳邊但聽得銀錢和算盤聲，靈魂伏在資本的勢力下，忙得片刻都不停；

短笛束之高閣了，悠揚的音韻，便隔絕了不聞。

(六)

這短短的笛兒，是生命之力所寄托的！

一旦棄絕了不願，不因那銀錢和算盤的威脅。

自然充滿着美的生活，無端中止了，

金錢原是惡魔啊！資本者利用人們的忠實而希望

替他盡力，

何嘗是好意的提汲。

(七)

違背自然而矯揉着，終於有灰心的一天；

他回想到賣錫的生活，禁不住動着感慨綿綿；

笛也不吹了，糖也不賣了，街上可愛的孩子們，也

不見了他們的小臉；

他愈想愈覺得不對了，悔念和去志，紛亂地在心坎

裏盤旋。

(八)

最後便辭了富人，依舊做他往日的生涯；

糖味的甜蜜，便是生活的意味；笛聲的嘹亮，便是美

滿的表示呀！

(九)

笛聲又響着了；

.....

(十)

.....不是生活的嗟嘆，是生命的贊美！ (完)

# 大前門 香烟



確用上等佛及尼埃  
烟葉製成氣味芳香  
每包十枝每聽五十  
枝攜帶便利各處烟  
紙店均有出售

英商駐華  
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 登高一呼

(日本江原小彌太著)

小園譯

(一)

今天早晨，全村的住民，全都仰着頭，望着天，向教堂的樹林子飛跑。有從家裏出來稍遲緩一點的，或是住家離教堂稍遠一點的，他們也是跟在後頭，仰着頭跑；但是始終搶不到前邊去。那早田和牧場的空地上，人山人海，全都站滿，幾幾乎容納不下了。以教堂的樹林子爲中心，畫一個一百五十丈半徑的大圓圈，這大圓圈裏面，密密簇簇的，全都是人。房頂上站滿了人，那是不待言的，樹上也站滿了人了。稅官祖凱，也上了樹了。電信電燈的竿子，在尋常的時候，是不許上去的，若是上去，應當科罰；但現在可不能限制了，已經有許多，像飛鳥一般，全爬上

電竿去了。電線的上面，人是上不去的，祇有小黑燕，披着藍色的汗衫，棲在電線上，吱吱的叫喚，彷彿是向衆人說道：『看哪！看哪！』在教堂臨近，有一個極好的所在，就是火警台，真是又高又爽。消防隊對着火警台說道：『這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其實隊兵也沒有上火警台的資格，能上去的，亦僅隊長而已。隊長能上火警台，就像公爵爺，曾受特旨，可以宿衛宮禁的一般。所有的隊兵，在火警台的四圍，畫了一個二百五十丈半徑的大圓圈，他們的勢力，充滿圓圈之內，村民是不能踏進一步的。這圓圈，比做皇室的屏藩，這些隊兵，環繞着這個大圈，就像貴族爲皇室的屏藩一樣。村民全是仰着頭，向上望着，一問一答



的說道：

「喂！你看見了嗎？」

「看見看見甚麼呀？」

「看見甚麼？你沒看見嗎？」

「哦！看見啦！看見房頂上有人，還看見蔚藍的天

色喇！」

「不錯的！若僅僅是這個，我也看見啦。」

「你們全都不知道啊？那最高的塔尖上！那教堂的

塔尖上！就是那天邊上，懸着一個人呢！」

「哦！是那教堂的塔尖上啊？」

「是啊！誰說不是呢？」

「你看見了嗎？」

「不會！我雖然沒看見，我可聽見傳說了。我怎麼就

可以看見呢？此刻時候還早嗎？」

「就是那教堂最高的塔尖啊！比那火警台，真有兩

倍高啊！」

「那樣高的地方，是怎麼上去的呀？」

「不從天上落下來，也未可知呢！」

「看着同小鳥似的喇！」

村民占的圓圈，本是一百五十丈的半徑，現在越延越長，那圓周也漸漸的膨脹，好像酒舖女鋪長的大肚子了。

「這麼擁擠，可真難過呀！這樣叫苦的人，很是有的。」

(二)

縣裏有一座大教堂，大教堂的塔尖，高入雲表。在那最高的塔尖上，有一個人懸掛着。這個人，懸掛在極高的塔尖上，在地面上的人，實在看不清晰。用望遠鏡觀測了一番，纔證明塔尖上懸掛着的，確是一個人。這個人名叫伊汪，是星期報的主筆。這星期報，是本村唯一的週刊，所發表的文字，大半趨重批評一方面。這位伊汪先生，在前年因為對於同盟罷工的事，發表意見，觸當局之怒，會遭筆禍，破科罰金。他近日奇想天開，打算超越衆人之上，虛

懸空中，俯視一切。於是製造了一根極粗的麻繩，用一端細住自己的身體，又在那一端，安置一個鐵鉤，把鐵鉤掛在教堂極高的塔尖上，他的身體，便懸在空中了。他以為

高高在上，是一件非常的樂事。但有一節，既然懸掛在極高的塔尖上，再想下來，可不容易了。除了塔尖朽敗，自己坍塌，或是麻繩腐爛，自己斷絕以外，他是決下不來的。然這兩件事，一時斷無希望。祇因這教堂，建築的非常堅固，牠的生命，必然長久，直到基督再臨，牠也不能坍塌。要想塔尖朽敗，自己坍塌，這話，祇好傳之於後世子孫了。至於那根麻繩，必須經若干年，纔能因腐爛而斷絕，這是不能憑空揣度的；若非請礦務公司的總工程師實地測量一下，那是不能斷定的。總而言之，可以說這位伊汪先生，現在絕沒有下來的機會了。然而此時有一個極重大的問題，就是在那麻繩未腐爛以前，這位伊汪先生一線的生命，能保不能保呢？這全是衆人紛紛議論的話。

伊汪先生的第一個朋友，名叫尼可拉伊，是公司的

職員。他也雜在衆人之中，仰着頭向上望着，他的臉向着天成一個水平線，兩個鼻孔，直對着教堂裏的長明燈，他用這樣的姿勢，大聲向上嚷道：

「喂！你怎麼上到那麼高的地方去啦？在上邊很難過罷？」

他雖然這樣大聲嚷着，但是上邊，並不答言。或者因為下邊問的聲音，達不到上邊，也是有的。再者下邊人聲鼎沸，以致上邊雖有答言，下邊聽不見，也未可定。此刻警察長，一見這種情形，便帶着得意的神氣，像是遇着火災和水災。那樣的得意。立刻爬上教會的房頂，把那瓦噶河船員用的大喇叭嘴，拿在手中，當做人口蓄音機；於是向下面的衆人，用訓示的口氣說道：

「下面人等聽真！現時上邊的人和下邊的人，正要談話，全要安靜！不准喧嘩！」

這位警察長，向各方面訓示了一番，於是一百五十丈半徑的大圓圈內的人們，全都鴉雀無聲，沒有一個敢

喧譁的了。此刻伊汪先生的第二個朋友，走過來了。這第

感謝的了！

二個朋友，是豫備軍的士官。在胸前掛着花紅柳綠的勳章，像金米糊和五爪魚似的。他平日操演軍隊，喊口號的

衆人聽了伊汪的話，便一同「哇」的一聲，如同吶喊一般。然衆人對於此事，見地不同，所以主張也不一致。

聲音，非常洪壯。因此公舉他和塔尖上的人說話。他很得意，把胸脯子努起來，如同火雞一般，高聲說道：

「簡直的是個傻子啊！」  
「不！其實是個瘋子啊！」

「你！你！我呀，我代表全村的輿論，敬問閣下安好！你聽見了嗎？這個……你因爲甚麼昇到那樣高的地方去

「這纔叫做墮落的天使呢！」這些言語，全是衆人的議論。

啦？大約很難過罷？你不下來嗎？喂！」他仰着頭望着塔尖上的伊汪，好像是航空將校，望着飛行機往下墜落的樣子。

(11)

塔尖上發出聲音來了，但是聲音極小，彷彿是從極深的山洞裏發出來的。祇聽塔尖上說道：

「我現在被羣出來，置身於極崇高的地位，衆人在

地面上看着我，必以爲我沒有十分樂趣。其實不然，我此刻既勘透衆人不知的宇宙真理，並且感得類人的真實愛情；因此請諸君不必懸念！聽我暫懸此處，這便是我極

每天受村民應酬的收稅官，縣知事很誇獎他，說他是收稅官的模範；村民可不誇獎他，因爲他把浮收的稅，全收到他自己的宦囊裏去了。他穿着茶色的短外套，爲的是在衆人眼前炫耀，所以不住的踱來踱去。原來此刻正要在教堂裏，招集村董，開緊急會議呢。各村董接到通知書，全都湊到教堂來了。村董會議的議長，就是村長，這位村長，平日很以反對社會主義和新思想自誇。今天開緊急村董會議，他便戴着黑眼鏡，入了議長席。議長入

席以後，便有一個村董，在本席立起來了。這個村董，是一個極討厭的人；他是雜貨鋪的鋪長，還算是本村第一個大財主呢。他高聲的說道：

「諸君哪！今天爲甚麼要開緊急會議呢？祇因教堂的塔尖上，懸掛着一個男子，名叫伊汪，自從他昇到離地很遠離天很近的高處，招惹得各處的人，全來觀覽。觀覽的人，既是越聚越多，所以要計畫一種整理羣衆的方法！我們近日不是正請求本村繁榮之策麼？欲使本村繁榮，不可不籌相當的收入啊！我現在有一個一舉兩得的妙策，既可以整理觀覽的人衆，又可以增加本村的收入，真是一舉兩得的妙策呀！這一舉兩得的妙策，是甚麼呢？就是使觀覽的人，出相當的觀覽費，這是……」此刻有一個自詡膂力第一的酒鋪的鋪長說道：

「伊汪掛在塔尖上，我們要收觀覽費麼？乘他人之不幸，而於中取利，恐怕是基督所不許的罷！」

雜貨鋪的鋪長聽了，立刻帶着驚慌的樣子，說道：

「那裏是這樣啊！不是啊！那塔尖上的男子，不是說「諸君不必懸念，聽我暫懸此處」嗎？不是嗎？他是很樂的！豈是不幸呢？不是嗎？你要知道！許多的人，擠在一處，若是不整理，就要擠死人啦！不是嗎？這樣說起來，是必須收費的呀！對不對？柵欄裏邊收十個哥比，柵欄外邊收五個哥比，……」他剛說到此處，那黑眼鏡的村長說道：

「價錢很廉哪！嘻嘻嘻嘻！」他一邊說着，一邊笑着。「不觀覽的時間，以一個鐘頭爲限。」雜貨鋪的鋪長，這麼一說，那黑眼鏡的村長，便接着笑道：

「又和剛纔說的不一樣了！又變了嘻嘻嘻嘻！」

「那裏的話呢？那裏的話呢？一舉兩得呀！雜貨鋪的鋪長，很鄭重的說着。那黑眼鏡的村長，仍是笑着說道：「逐二免者，不得其一呀！嘻嘻嘻嘻！」

正在這個當兒，又有一個村董，從本席立起來，他是出青年黨裏舉出來的村董，以販賣書籍爲業，是伊汪先生的第三個朋友。他瞪着眼睛，伸着脖子，他那長脖子，像

安德洛威齊的鴉鳥一般。祇聽他說道：

「諸君哪！會議是嚴肅的事！不是嘻笑的事啊！我們在議觀覽費以前，應當先議救濟的事啊！那伊汪先生，懸在空中，應用甚麼方法，救濟他呢？這是亟應研究，亟應調查的呀！所以我建議組織調查會，趕緊選任調查員！」

雜貨鋪的鋪長，把腦袋一上一下的，點了幾點，然後說道：

「是的，這是隨後要議的。不過此刻應當先議怎樣的整理觀覽人衆啊！要不然，你想想不是嗎？諸君請想想！怎麼樣！哈哈哈哈哈！」他大笑起來，其實沒有甚麼可笑的。

黑眼鏡的村長，向伊汪先生的第三個朋友，就是那販賣書籍的人，小聲說道：

「那位伊汪先生平日的主張，你也應當知道。他不是嘗說，情願犧牲己身，發展村中事業嗎？我想乘這個機會，徵收觀覽費，就用這觀覽費，辦理村中事務，這一定是

伊汪先生所樂聞的！至於救濟一事，談何容易呢？你不知道礦務公司的總工程師，已經測量過了嗎？他說決非人力所能救濟的呀！你縱然研究救濟之策，或是組織調查會，那是勞而無功的事啊！倒是整理觀覽人衆，是一件要緊的事！若是任着衆人的性子，亂擁亂擠，實與本村的安寧秩序，有絕大的關係！你趕緊命令消防義勇團，在各緊要處所，嚴密巡查去罷！」

這販賣書籍的人，是消防義勇團的團長。他聽了村長的話，果然照辦了。他向消防義勇團，下了嚴密巡查的命令以後，便立在人羣裏面，把村董會議，怎樣要乘這個機會，徵收觀覽費的話，和大眾談論了許久。他在這衆人聚集之處，設了一個書攤子。他的夫人，用幾張報紙，墊在屁股底下坐着。她一邊看着書攤子賣書，一邊旋動長針，織手中的編物。這販賣書籍的人，向大眾說，徵收觀覽費以後，村中可以收許多的錢財。在這個當兒，他說的書攤子，生意很好的，確收了許多錢財了。至於村中，究竟能

收許多錢財與否，那還不能定呢。

(四)

「喂！先生！這是你的終母，和你的愛妻呀！她們恐怕你有性命之憂，在這裏哭呢！」

以塔尖爲中心，畫一個一百五十丈半徑的大圓圈，做爲觀覽的區域。從中心到周邊，做成兩條路：一條路是入口，一條路是出口，所有觀覽的人，均須從路左行走。在入口出口地方，有巡警站崗，管理交通事宜。在大圓圈的裏邊，又畫一個小圓圈，順着小圓圈的曲線，安設柵欄，以區別內外。柵欄裏邊的觀覽費，是十個哥比，柵欄外邊的觀覽費，是五個哥比；觀覽的時間，是以一點鐘爲限；這觀覽的費用和時間，全在入口地方揭示着。各緊要處所，更有消防義勇團嚴密的巡查，比獵兔還要加一番的精細。在衆人觀覽之際，有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少婦，一邊哭着，一邊走向柵欄裏面去了。此刻有伊汪的第三個朋友，證明她們是伊汪的家族，因此得邀免費的優待。伊汪的第一個朋友尼可拉伊指着老少兩個婦人，向塔尖上的伊汪先生說道：

「不！我不認識她們！我的母，就是天；我的妻，就是宇宙的真理；此外還有甚麼慈母，還有甚麼愛妻呢？你要知道！既爲超人，不可不忍受絕對的孤獨啊！」這是伊汪在塔尖上，對尼可拉伊說的。

一個男子，因爲窺探一個年輕的婦婦，很熱心的，從教堂走過來，口中說道：

「她簡直的像基督教主似的喲！」

這本是一句隱語，被一個不信基督教的文人聽見了。他說道：

「像是都拉托斯脫拉。」

「唉！可憐哪！這不是瘋子嗎？」那文人的新思想，被一個老人聽懂了，所以這樣歎息着說：

伊汪先生是星期報的正主筆；正主筆之外，還有一個副主筆。這副主筆，連走帶跑的，來到塔下，從衣兜裏取

出一個小紙本，和一枝紫鉛筆來。他仰着很光亮的禿頭，他這禿頭，正和村外車站的大表，互相輝映。他的臉，向着塔尖。手裏拿着紫鉛筆，不住得向嘴唇裏送。這枝鉛筆，倒像是很有可吃的滋味一般。他很客氣的說道：

「我最尊敬的主筆先生啊！我們的報，後天便是出版的日期了！應當怎麼辦呢？先生若有鴻篇鉅製，請說出來，我可以筆記呀！」他一邊說着，一邊把手中的鉛筆和小紙本，高高的舉起來。

塔尖上的伊汪先生，聽了副主筆的話，立刻答道：

「有的有的！題目是塔尖上的感想。我可以口述，請你筆記罷！」

距離塔尖較近的人，全都仰着頭，向上望着，時候一久，便覺着頭疼了；因此屢屢用拳頭敲動腦筋。這些人裏面，偏巧有一個患「腦血虧損」的。他同衆人，一樣的仰着頭，但是他支持不住；祇覺眼睛一發昏，就倒在地下了。寫志救護團的醫生一見，立刻跑過來，施應急手術。原來

村子裏的醫生，因為此地有多人聚集，所以組織了一個寫志救護團。他們乘着婦人用的自行車，在人羣裏巡行，急急忙忙的，像是祕魯的風車一般，不住的旋轉。他們做出又忙碌又熱心的樣子來，正愁沒有病人，偏巧這個患「腦血虧損」的暈倒了，他們可算是有病可治了。警察長見這個人暈倒，他以為是觀覽時間過長之故，立刻宣布縮短時間。以前觀覽時間，為一個鐘頭，現在縮短為三十分鐘。觀覽的時間，既縮短一半，因之所收的觀覽費，便增加一倍。因此在衆人中的青年黨，對於觀覽費的用途，便討論起來了。正在這個當兒，伊汪的第一個朋友尼可拉伊，又出現了。他向伊汪先生問道：

「喂！先生！你的身體，不難過嗎？」

伊汪在塔尖上，呆呆的答道：

「我因為懸掛着身體，所以胸部和肩部，漸漸疼起來了；又因為兩腳向下邊垂着，血液下注，所以腳底下，彷彿很沉重的。」

伊汪先生說罷，那警察長和村長便小聲談論起來。

「伊汪先生在塔尖上，不覺着饑餓，不覺着口渴嗎？」

警察長這麼問着，那黑眼鏡的村長答道：

「他既然是活着，自然是覺着饑渴呀！嘻嘻嘻嘻嘻嘻」

「嘻！」他一邊說着一邊笑。

「固然是啊！可有甚麼方法，給他送飲食呢？真沒有法子呀！」

黑眼鏡的村長聽了警察長的話，便說道：

「若是喝水，祇好等下起雨來，落在他的嘴裏；至於食品，或者從天上往下降麵包罷。嘻嘻嘻嘻嘻嘻！」

他還是笑。警察長又說道：

「是的！如果是這樣，那纔是美食呢！」黑眼鏡的村長又笑着說道：

「他的大便和小便，一定是從上而下罷？」

「不錯的你若是不說，我倒把這件事忘了。這件事，與公眾衛生，極有關係，必須在塔尖的周圍，畫一部分，做為警戒區域，並且應當在揭示牌上，告示警戒緣由，俾其

周知！」他一邊說着，一邊急急忙忙的就去了。

「喂……」這是伊汪先生在塔尖上，向下邊呼喚呢。

呢。

衆人聽了伊汪先生的呼喚，全像淺水裏的鱒魚一般，張着大嘴，向上望着。

「……撤特洛威齊君……」

撤特洛威齊，就是那位副主筆的名字。他正拿着小

紙本和鉛筆，立在衆人的前邊，等着筆記呢。

「……現在的景況，和我們所談的話，這全是我獨創的；所以僅僅我們的報上，可以登載，旁的報紙，是要禁止轉載的這件事，必須呈報警察長，請他發一個禁止轉載的命令！再者後天，我們的報，每一份要定價十個哥比，並且要多印兩萬份！你想好不好？」

「是的一定要呈報警察長總要在未出報以前，請警察長發表禁止轉載的命令！」副主筆一邊說着，一邊含着紫鉛筆的筆尖。

含着紫鉛筆的筆尖。

九

小 說 世 界 豐 滿 一 呼

九

九

九

九



幾個夫役，抬着木頭柱子和鐵絲來了。這鐵絲上有刺，如同荆棘一般，這還是先年和日本戰爭時用的鐵絲網呢。他們把這鐵絲網，用木頭柱子，支在塔下，做成了一個棚子。有一個警察，在那裏立了一個揭示牌，貼着一張告示。那告示上寫的是：「此棚下有屎尿降下之危險！往來行人，到此止步！」警察長。

(五)

塔尖上的伊汪先生，正要向地下的撒特洛威齊說話之際，有一個村董會的委員，向村長建議；他以為現在塔上的人，向下邊傳話，這是難得的機會，等這班觀覽人觀覽完畢，再換進一班人的時候，必須增加一倍觀覽費。黑眼鏡的村長，也以爲然。他把撒特洛威齊的袖子，暗暗的扯了一下子，小聲向他說道：

「塔尖上的人，向下邊傳話，這是新奇的觀覽，我們要增一倍觀覽費啦！現在的觀覽人，全是繳納尋常觀覽費的，當然不能享特別的利益。你必須等這班觀覽人時

間滿了，退出去以後，再和塔尖上談話！」

撒特洛威齊聽了村長的話，祇好等着現在的觀覽人退去，又換進一班新觀覽人來，然後向塔尖上點點頭，說道：

「好啦！」

「好了麼？我可要說啦！」伊汪先生這纔敘述他的論說：

「余之身體，懸掛於塔尖之上，若就普通人眼光觀之，必以爲身罹禍患；然就余之眼光觀之，亦不過『運命』而已。雖爲運命，亦決非由於他動的，乃因內部衝動之要求，出於自動的也。余內部衝動之要求，果何由而起？實即起於『運命』之動作，是非余自身所能左右，余亦僅能順從『運命』之支配耳。且夫『運命』之爲物，原無善惡禍福之差別，因享受『運命』之人，其享受之方法與態度，各有不同，遂發生善惡禍福之差別。余對於『運命』，莫不以爲善，莫不以爲福，故遭遇異常『運命』之時，即以爲享受異

常之善與福之時也……怎麼樣聽見了罷？

余現在之身體，感受苦痛，忍耐饑渴，雖屎尿亦不使之排洩，諸君觀之，必以為可憐矣。余之仇敵，則甚覺快心，且以為永無救濟之道。余在此塔上，終必饑餓而死，或因悶而死；然余之苦痛，實由衆人之眼中看出，乃屬於客觀的；余主觀的，則以為生命之歡悅，從此萌芽矣。

余現在之境遇，乃衆人未曾經歷之境遇，可驚可歎之境遇也。雖有金錢，不能購買。余仔細觀察，實欲於其中而獲得稀有之經驗。余以前雖不耐孤獨，因與環境妥協，以度生活；今則聽『運命』之支配，彼『運命』使余存在於絕對孤獨之地位矣。或為慈母，或為賢妻，或為親近之良朋，莫不立於塔下，仰首空中，不論如何，亦僅空表同情，不能施其救濟。余從此脫離一切之羈絆，人情義理，以及其他之關係，莫不超越而駕乎其上。余所以能到此地步者，不能不感謝『運命』也。

余能忍孤獨，始能為無上之強者。必至此時，始能領

吐自己真正之意見。不論何人，不能壓迫余之言論，不能禁止發言，不能禁止講演，並不能發遣於西伯利亞荒僻之地。實則國家，法律，政府，軍隊，均不足懼矣，余對之亦不必用其諂媚矣。余之真正思想。至此始可以發表。警察長對於羣衆，固然可禁止旁聽，足下揭載於新聞，彼亦可以扣押。然彼不能封余之口，而不使發言。凡聞余之言者，莫不得新的生命，而從事於無限歡喜之生活，是則可慶者也……對不對？

……噫！諸君！吾輩之國家，非皇帝與政府……！

警察長剛聽見這幾句話，立刻狼狽萬狀，連忙從副主筆撤特洛威齊手裏，把筆記的小紙本，搶奪過來，宣告沒收；並且命令羣衆，立即退散。警察長雖然極力遣散羣衆，但人數衆多，一時遣散不了。那塔尖上的伊汪先生，乘這個當兒，接着說道：

『……國家非彼等之國家，乃吾人民之……！』

警察長一聽，更覺驚慌了。立刻命令警察，把船員用

的大喇叭，又取來了，每一個警察，吹一個喇叭，一時哇哇的亂響，如同數百隻鴿鳥，一齊叫喚似的。那喇叭的聲音，雖然可以把塔上說話的聲音，攪得聽不清楚，但警察是人，不是機器，因此他們吹的喇叭，究竟有時候斷氣，一斷氣，聲音便止住一會兒。伊汪先生，便乘這斷氣的當兒，說道：

「……凡我國民，已非昔日之長眠矣！今則有時而醒覺矣！……」

警察長雖然指揮消防隊及消防義勇團，協助遣散人衆，但一時總不能遣散。警察長用兩隻手掩着自己的耳朵，以爲一掩耳朵，就聽不見了。他向自己的部下問道：

「你們聽見了嗎？」

「大人！我們聽見啦！」部下人這麼一回答，那警察長，立刻帶着要哭的樣子說道：

「是嗎？」

那位黑眼鏡的村長，見警察們吹的喇叭，漸漸續續

的，很不中用；便命消防頭目，到村董事務所，把蒸汽唧筒拉了來，使那唧筒的汽管，嗚嗚亂響。這唧筒，可比喇叭中用了。因爲唧筒是機器，藉煤與水的力量，出氣不止，永無間斷，果然把塔上的聲音戰敗了。警察長一見，不由得拍手稱讚道：

「我一定呈報縣知事大人，保薦你爲模範村長！」

「如果從此遞減稅的恩典，比甚麼都好啊！嘻嘻嘻嘻！」村長又笑了。

於是警察長又與副警察長，開始商議。警察長說道：

「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呀！」

「祇要是有克魯泡特金思想的人，就是危險人物，必須發遣到西伯利亞去呀！」他一邊說着，一邊用鼻子指着西伯利亞的方向。

「是的。將來向西伯利亞發遣的時候，必須多派幾個國事偵探跟着呀！不過對於空中人物，派人跟隨，無舊例可援，這可怎麼辦呢？趕緊呈報縣知事大人去罷！你

想對不對？」

塔尖上的伊汪先生，雖然鼓吹新思想，但是那蒸氣唧筒的汽管，嗚嗚的亂響，下邊的人，一句也聽不見了。下邊的人，雖然聽不見，他在塔尖上，依舊諄諄的鼓吹。祇有那空中的飛鳥，和附近的樹木，靜靜的聽着他的名論。那

小鳥唱着自由的歌，樹木青青的生長，以示國民活潑發展的生命。更有那稱為「俄國之母」的瓦噶河，滔滔之水，流動不息。伊汪先生的語言，已由微風傳送於河內。因此牠的新生命，漲破舊堤，而汎濫於全土。此等機運，就在這一個當兒變成了。

(完)

## 來回票

呆



情夫說。我爲着你。就是世界的盡頭也肯去的。女的道。那麼請你再一起在此地留這麼四五日罷。情夫道。這麼一來。那火車的來回票。不是要過期了麼。

平 沙 落 雁 (第二段) 屨彬



6 7 6 5 6 5 6 i | 6 5 6 i i . 2 3 | 3 2 i i i i 2 3 |

五乙五六五六五仕 五六五仕仕伋仁 仁伋仕仕仕仕伋仁  
 簞勺也刁五 六 也良 刁伋羣五 簞簞刁羣簞羣五  
 細 草 風 岸 危 橋夜舟, 遙 聞 笛 淒 清



6 5 6 5 . i 6 . i | 6 5 3 3 5 3 2 1 | 6 1 2 3 5 2 | 2 - - 5 6 |

五六五六仕五仕五六工工六工尺上 四上尺工六尺尺 六五  
 簞勺也勺 簞簞伋 簞羣勺勺 曷立簞簞 曼 胎苗簞狀 荷簞刁 簞勺  
 最傷情。忽 又 聽 的 嘹 唳 戰 競 競, 不



i 2 i 6 5 6 5 | 3-5 6 2 | 3 5 2 1 6 6 | 6- 2 1 2 |

仕伋仕五六五六 工六五尺 工六尺上 四四 尺上尺  
 簞 弁 簞簞 勺參羣 曷 簞 芍 簞 刁 簞勺刁  
 自 安 甯, 思 患 預 防 倍 憂 勤, 物 比



3 5 3 2 1 1 | 1- 5 6 3 2 | 2 3 2 1 6 6 | 6 . 1 0 0 1 |

工六工尺上上 六五工尺 尺工尺上 四四 上  
 奎伋簞毛簞老芍 簞毛匠 曷 脚 羣毛簞 芍 簞上  
 得 人 靈。 真 個 物 比 得 人 靈。



## 西巫瘦鐵

有些喜歡在黑夜裏工作的人們。這時可真是一個好機會了。天和地昏黑得一式一樣。莊嚴燦爛。優美高尚。一切都消滅了。於是王老頭兒在椅上仰了一伸懶腰。長長吐了一口氣。隨便吹滅了燈。走到門外。輕輕地把門掩上。抬頭向四面望了一望。剛待舉步前行。忽然一陣冷風把他吹了一個寒噤。他的全身便起了一些不規則的顫動。正和海洋中的潮汐忽落忽起的一般。原來在這樣的冬天。他還祇穿地一件破爛的棉襖。底下繫下一條夾褲。褲子已開了許多窗子。任空氣自由出入。沒有一些抵禦的方

法。所以一被風吹。愈覺得寒冷難禁了。他幾次想推門進去。不過終於不曾實行。而且堅決地從昏黑當中向那蜿蜒不盡的山路上跑去。雖說他是個老頭兒。可是走路的迅疾。也許有些少年人及他不來哩。

他一口氣跑了五六里路。身體蓬勃地覺得有些發熱。額上也掛下幾顆汗珠子來了。他便斜着身體依在路邊的樹上。使那疲勞的筋骨得着一個休息的機會。而且因此還可以溫習那十五年前的事情。這是他日常的功課。每逢休息的時候。總得溫習一二次的。雖然那些都是過

去的陳跡。溫習他  
有什麼用處。但王  
老頭兒却不是這  
樣想。他覺得着實  
有這個溫習的必  
要。甜蜜、快活、在現  
在是全靠着這溫  
習上面了。原來十  
五年來過着的生  
活。真是夠他消受  
的啊。

十五年前他真是一個快活的人啊。那時他祇得三十七  
八歲。筋力是怎樣的強壯。而且家中早娶了一個妻。生了  
一個兒子。當天他做完了工。慢慢地回轉家去。口裏隨意  
唱着不成調的歌曲。洋洋的笑影。不時從口角邊流露出  
來。顯然可以知道他是個快活的人了。走到門口。伸手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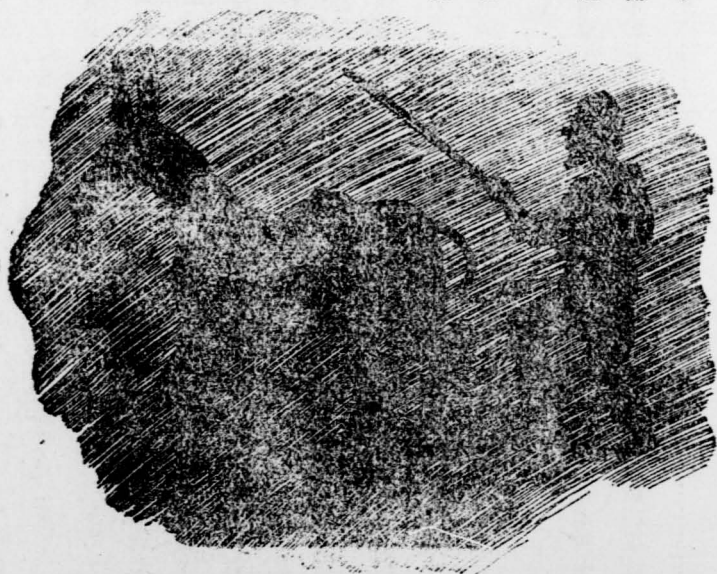


門敲了幾下。他  
的妻便笑吟吟  
的開門接他。嘴  
裏說道。你回來  
了麼。我們吃飯  
罷。他也笑着道  
好。妻便把飯和  
菜都搬了出來。  
面對面坐在一  
桌上吃飯。若是

他們的兒子從米店裏回來了。那自然越加把他弄得快  
活和甜蜜了。但是這一年妻却往死的路上去了。他回來  
的時候。再也聽不着那句你回來了的話了。他心裏又悲  
傷又怨恨。不過他想給兒子好好兒的成一家。所以  
依然狠勤力的做工。那知兒子娶親以後。因為想發財。便  
跑到外面去做生意。媳婦見丈夫不回家。也回到娘家去

了。這一來他的家庭完全變做跛形的了。他於是賭氣不願再做工。但是生活上的需要。自然是省不來的。於是他流落去幹這種生涯了。

他溫習到第三幕的當兒。乾枯的眼眶中忽然落下幾滴眼淚。顫着聲音低低喊道。榮升。你幾時才回來呢。你能和我再見一面麼……忽然他覺到他是爲什麼而來的。便把眼淚拭掉了。直起身向前行去。不過這回却沒有原先那樣的氣概了。笨重的脚步。把他身體慢慢的移着。而且不時和路旁的杖枝接觸。使



他吃驚。末後他竟沒有勇氣前進了。唉。這原是難怪的可。有不愛自己兒子的人麼。那母雞把翼子護住雛雞。也爲的是這麼一回事啊。

忽然他聽得有個人過來。那頹廢悲傷的神經。條的奮興了些。雖然昏黑得連對面都看不見。可是驢子跑路的脚步聲。明明白白的告訴他歇着一個人來了。他於是向路旁退了幾步。緊緊的握住那原先攜來的棍子。堅決地等候着。正和死神握住寶劍等候鬼魂一樣靜肅。不多時。驢子的脚步聲漸漸地逼近了。



他張大着兩個眼珠。不住的向那邊瞧着。雖然這時唯一的指示者。是完全要靠耳朵去聽。那眼睛看東西的習慣。一時的確難以改掉的呀。驢子的脚步聲。差不多已快到他的身旁。他便高高的舉起那枝棍子。又用力又迅速的敲將下去。接着驢子跳了一跳。起了一些重物墜地的聲音。似乎告訴他這回已戰勝了。地把棍子丟了。一手牽住了驢子。先拿來繫在樹旁。在驢子的背上。被他摸着了兩個一大一小的包袱。他當時祇摸了一摸。並不去移動他。返身過來。俯下去向地上摸了一回子。脚咧、手咧、頭咧、都給他撞到了。他才伸進他的袋裏。把那人的所有權。一引渡過來。等到那人的袋子剩了兩片布的時候。他就高興地牽了驢子慢慢地歸去。

到了門首。先把驢子背上的兩個包袱搬了下來。這才推門進去。暗中把包袱安放在方桌上。從新把驢子牽到後面的茅屋內。又急急的出來把門關上。靜靜的立了一會。從袋裏摸出一盒洋火。劃了一枝把燈燃着了。於是他看

見那兩個包袱是什麼顏色什麼大小了。但他並不伸手去拿包袱。却從自己袋裏摸出許多值錢的東西來。並排在桌上攤着。一壁伸出一隻枯燦的手摩挲着。一壁兀自瞧個不已。停了些時。他把這東西搬到牀前的木櫃裏放了。許多的灰塵便被他的手帶了出來。原來這隻櫃在十五年前是藏米用的。如今隔了這許多年。今兒還是第一次安放東西咧。他拭去了灰塵。開始把大的包袱打開來一看。只見裏面包着許多衣服。還有些不曾經裁縫的手的布疋。他看完之後。也把來放到櫃內去了。等到小的包袱打開來看的時候。他不由的格格地咳了一聲。低聲歎道。這是洋錢啊。我十五年不見你了。怎麼今兒成着夥來了呢。

一切東西都安睡在木櫃中了。他便向牀沿上一坐。忽地他又想到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

第二天早晨。王老頭兒還在敗絮中尋十五年前的好夢

的當兒。驀然間被一種笨重的聲音驚醒了。他側耳一聽。才曉得是打門的聲音。他不覺怔了一怔。因為十五年來。

像珍珠般流下來。高聲哭道。華升。你給誰謀殺了呀。怎麼我竟不能再見你一面了那些鄰人忙上前勸道。你哭什麼。還是趕快去報官罷。

那扇門不曾被人家

打過一次或兩次。而

且打門的聲音以外。

還夾着一個女人的

尖聲。和許多鄰人的

叫喊聲。愈加使他的

以別別的跳個不住。

但是他究竟不能讓

人家這樣的打着不

去開的。所以雖然驚

慌。也祇得拉了鞋子

去開。門剛才開了一

窩風湧進許多人。嘈

嘈雜雜的看不清楚。

他直着喉嚨喊道。什麼事吓。喊聲過後。一個婦人帶着尖

跑攏來道。你的兒子被人謀殺了。他一聽此言。那眼淚便



西都沒有了。他聽了一言不發。呆呆地立了一歇。撲的向後倒了過去。原來他已暈過去了。

是。他不曉兒子死在那裏。被誰謀殺。於是忙問媳婦道。誰通信給你的。他死在那裏呵。媳婦道。他昨天回來。到我們家裏已是晚了。我們留他過了夜再走。他因為記念着你。一定不答應。便在黑夜中回了來。我原約定今兒來看他的。那知到了半路上。他已被人謀斃。驢子和一切東

**If you missed the Pictures,  
you mustn't miss the Stories.**

	Net price
MacMahon: Orphans of the Storm ... ..	\$ 1.50
Hope: Prisoners of Zenda ... ..	1.50
Pidgin: Quincy Adams Sawyer ... ..	1.50
Quida: Under Two Flags ... ..	1.50
Viller: Within the Law ... ..	1.50
Williams: All the Brother Were Valiant ... ..	1.50
Maners: Peg O' My Heart ... ..	1.50
Fox: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 ... ..	1.50

*Other equally interesting stories*

Tarkington: The Flirt ... ..	1.50
Hough: Heart's Desire ... ..	1.50
Lewis: Main Street ... ..	1.80
Burroughs: Jungle Tales of Tarzan ... ..	1.50
"    Tarzan the Terrible ... ..	1.50
"    "    Untamed... ..	1.50
Bartley: Woman's Woman ... ..	1.50
Grey: Mysterious Rider ... ..	1.50

Sales Offic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Honan Road, Shanghai

地 863

**服勞社會者唯一補品!**

人生精神有限社會事業無窮凡終日操勞者不免  
消耗精血若不謀身體之滋補日久疲憊悔之不及  
人造自來血藥性和平甘美適口有補血液之功  
健胃增力之效曾經工部局衛生處試驗給證銷行  
多年馳名遠近男女老幼四時均宜

價目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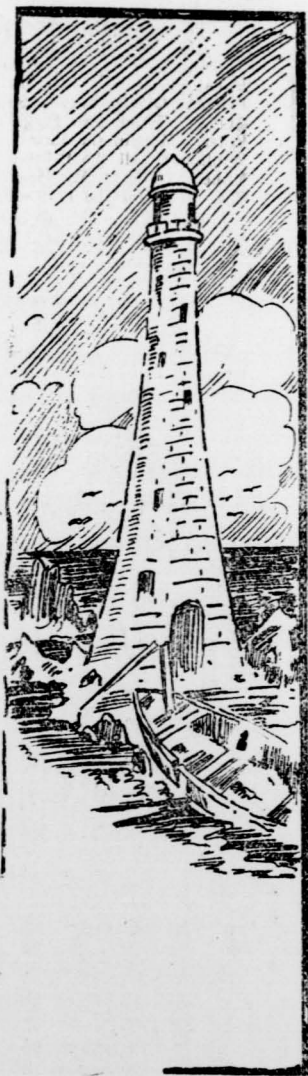
經售處 各埠分店及各藥房



小又(116)

請聲明由小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馬歟船歟

茗狂

老友血俠對我說道。我在漢口某報館的時候。曾遇見一樁很有趣味的。事情。大可入之說部。你來替我紀載一下子罷。我道。好的。橫豎我正閒著在這裏呢。以下所紀的。都是血俠的說話了。

一那報館中的總編輯王先生。正因事回家去了。一切事務。統託我代理。那一天。我正在編輯室中。整理稿件。幫編輯傅幼慈忽然走來對我說。他的夫人金明霞女士來了。等應室中。有事要見我。金女士是個女畫家。素來

和我就很熟的。伊如今既有事要見我。當然無拒絕之理。便點頭應道。好的。你先去罷。我看完這段稿子。就來了。幼慈便走了出去。我把那段稿子看完。也就走入應接室中。只見金女士。和一個西裝少年。坐在那裏談話。見了我。忙都立了起來。幼慈倒不在室中。我和他們點點頭。便問道。幼慈到那裏去了。金女士道。他有事去了。說著。便指著那位西裝少年。向我介紹道。這是費萊伯先生。他是一個畫家。想來你久已開得他的大名了。其實費萊伯三個字。我

耳中從沒有聽得過。但是當面不便實說。也就隨口說了一聲久仰。金女士又說道。近來費先生在美術研究會中。開了一個個人的洋畫展覽會。我是會中的書記。你是知道的。所以……伊說這到裏。我立刻明白伊的來意了。便笑著說道。你莫非要在報上介紹幾句麼。金女士道。是的。你也能辦得到麼。我道。那是可以的。讓我去請那位周先生來。你要在報上怎樣的介紹幾句。統統告訴他就是了。素來凡是關



客室相會

於這一類的事情。都是歸他管理的。他對於書畫美術等門。也很有研究呢。金女士囁囁著說道。周先生也好。但是我們的意思。最好和你自己講一講。因為費先生的畫。和別人的畫。是截然不同的。他對於美術上。也另有一種卓見呢。我道。那是你對周先生說了。也是一樣的。這裏素來的規矩。凡有什麼書畫美術要託在報上介紹的。本人儘可將其中的特點說明。我們自

可依爲根據。周先生是做慣這種事情的。包你可以滿意呢。金女士仍把頭搖搖。說道。但是……伊的一句話還沒有講出。費萊伯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滔滔汨汨的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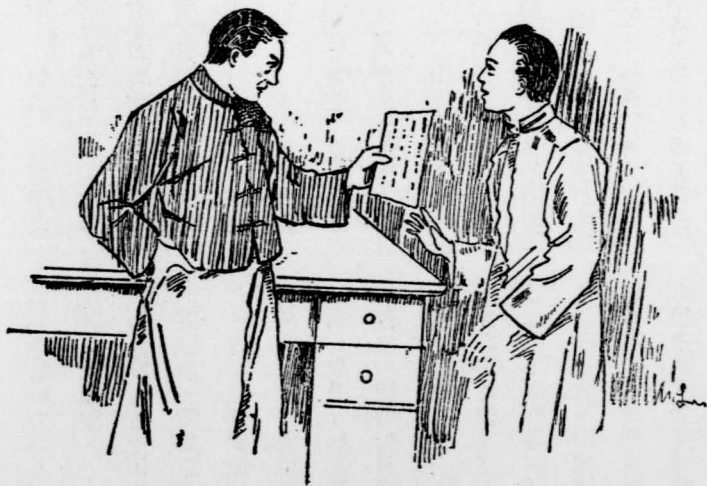
講起來了。什麼多色界和多音界的革命啊。什麼自然界各種繁複的變遷啊。什麼耳鼓中和思潮中將起絕大的騷動啊。什麼理想的事物。將由美術中。一一見之形跡啊。我只得耐著心兒聽著。等到他把話講完。我頭腦都有點脹痛了。心想快點想法把他打發走了罷。老是聽他這些話。實在有點不耐煩了。想到這裏。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便說道。你們既然不願意周先生經手這件事。不妨把意思告訴了幼慈。教他做一篇就是了。二人聽了。似很滿意。向我謝了一聲。也就起身與辭。將要走出應接室的時候。費萊伯忽又向壁上一張油畫望望。說道。圖畫。是對於太陽的不可思議的力。強猛的光芒上。下一種強有力之攻擊。這是可以定爲圖畫的原則的。哼。像這種東西。又算得什麼呢。說著。冷笑了一聲。和金女士走了。我聽了。頗有點

不自在起來。想這張油畫。是法國的一個名畫師畫的。凡是見過這張畫的人。沒有一個不極口子誇讚。如今怎麼倒不入他眼呢。

我回到編輯室中。便請了幼慈來。教他去問清楚了他們的意思。做一篇就是了。幼慈聽了。兩道眉峯。都深深鎖了起來。說道。這是我做不來的。我對於圖畫一門。完全是個門外漢呢。我笑道。這是不緊要的。你照他們的意思。胡亂寫幾句就是了。咳。幼慈。你也太小心了。如果要懂這一門。纔做這一門的紀載。我們這班當新聞記者的。還得了麼。不是都應該去讀這歷十年書麼。此話一說。幼慈也笑了起來。便答應著走了。

第二天下午。幼慈拿了一篇底稿給我。說道。做是做好了。不過不是我做的。我道。是誰做的。莫非是夫人捉刀的麼。幼慈道。不錯。正是伊捉刀的。我道。那是好極了。伊的文字本很不錯。又於美術很有研究。一定是篇愜心貴當之作。了。說著。便翻來讀著。只見劈首第一句就寫道。在這個展

覽會中有幾種作品。很爲新奇。每件物品和他的動作相乘的。我看了這一句。想道這是什麼話。未免近於胡說了。但也不去管他。知道做這一類批評的人。常有這種不倫不類的說話。就是周先生做起來。也免不了這種毛病的。我也從沒有改過他。聽他去就是了。可是再看第二句。不由得我連說幾聲豈有此理。把來擲之一旁了。你道爲何。原來第二句寫道。譬如奔馬的足。應該是二十。不應該是四。如今已照此理由。把來更正了。你想。這一句不是胡說



批評美術

四  
之至麼。半晌。我又疑心自己看錯了。又把他取了過來。把這一句。連讀了五六遍。知道確是如是。并不是我看錯。不覺笑問幼慈道。幼慈。馬有幾個足啊。幼慈道。四個足。但是費萊伯和余妻都說是……我忙攔住了他。又問道。靜止的時候。固然是四個足。奔走的時候。又是幾個足呢。幼慈道。也是四個足。但是費萊伯和余妻都以爲有二十個足呢。我笑道。怎麼憑空多出十六個足來了。難道是從肚子下面伸了出來的麼。幼慈道。到底是什麼意思啊。幼慈道。

這是費萊伯想出來的。而余妻素來富有新思想。又有一種美術熱。聽了他的話。以為從美術上的眼光瞧起來。應當是如是的。也就深信不疑的了。我笑道。這未免近於盲從了。我看。你還是去買一匹馬。每天早晨。把那馬足一二三四的數給伊看。自然就會明白了。不然。如把這種觀念長留在伊的腦海中。那是危險得很。終有一日。說你行走的時候。是有三個頭。六個膀子呢。這句話。說得幼慈也笑了起來了。半晌。又把眉兒皺了一皺。說道。你這話說得很。可是我却有些做不到。并且你也知道這位費先生的畫是怎樣的啊。老實說罷。簡直不能叫做畫。不過五色的點子。圈子和數目字。亂七八糟的塗在上面就是了。你也走去瞧瞧罷。我道。這種東西。我是不愛瞧的。還是免了罷。不過介紹的這件事怎樣辦。難道就把尊夫人這篇東西登了出來麼。幼慈忙把頭連搖幾搖道。這是使不得的。我看。還是把這件事暫時擱他一下子罷。

我們報上登了一個極大的封面廣告。不過有個小小要求。就是請我們在報上再替他鼓吹一下。他已答應下來了。所以走來對我說一聲。說完。管自走了。我想這可糟了。我既爲了金女士友誼上的關係。已答應於前。我們這位營業主任。爲了營業上的關係。又答應於後。其勢不能不替他介紹幾句了。但是怎樣的介紹呢。難道就把他廣告中的說話。摘幾句下來。胡亂做一篇。還是就把金女士的那一篇。登了出去呢。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忽然我的朋友陸玉如來了。劈首就對我說道。我偶然做了一篇東西。你能替我登在報上麼。我道。關於那一類的。他道。是關於美術的。有個畫師喚費萊伯的。近來在美術研究中。開了一個個人的洋書展覽會。你們報上也已登了他的廣告。大概你已知道了的。今天我閒著無事。走去瞧瞧。不覺倒生了一種感想。回到家中。便做了一篇。如今帶了來了。你也能替我登出來麼。我聽了。不禁歎然說道。那是湊巧極了。我也想做這麼一篇。正苦無從着筆。你快點取出來。



讓我拜讀一下子罷。他便從懷中取出來遞給了我。我就趕快讀著。只見上面寫道。

參觀費萊伯君個人洋畫展覽會的感受

世界上的事物。大概可總分爲兩種。一種是外觀絕美。而無益於人的。一種是外觀雖不其美。却有益於人的。圖畫一門。也有這麼兩個分類。那種美女畫。固然花花綠綠。畫得十分好看。但是人們瞧了。并得不到什麼益處。那種諷世畫。固然奇形怪狀。比較的難看極了。但是有啓發人心的效力。如今費萊伯君的畫。可算是屬於後一類的。在美術上的位置絕高。且能深深打動人心。他的將來。正未可限量啊。現在我且把他第十九號的那幅畫講講。這幅畫是畫一隻船。打碎在一座燈塔下面。不過他不知怎樣的弄錯了。誤題奔馬兩個字。我看了這一幅畫。不由的起了一種感想……

我讀到這裏。忙問道。你沒有弄錯麼。真的不是一幅奔馬麼。玉如笑道。說他是幅奔馬。倒也可以的。不過照我看來。

還是破船像一些兒。就算他是一艘打破的輪船罷。并且我下面的一番感想。一番議論。都是從這上面發生出來的。如果說是奔馬。就要根本推翻了。我聽得笑了一笑。也就看了下去。只見下面洋洋一大篇。都是說他心中的一種感想。如何看見了這艘破船。便推想到覆船時之種種情形。以及航行大海中之種種危險。倒也說得入情入理。我一時大意一些。沒有細想一想。便對玉如說道。好的。我明天就把他登了出來罷。說著。就把這篇東西。糊裏糊塗的發了下去了。等到這篇東西。第二天在報上登出以後。幼慈忽然匆匆忙忙的走了來。對我說道。先。你闖了禍了。費萊伯和美術研究會中人。見了今天報上這一段批評。都氣憤的了不得。說你故意和他們搗蛋。明明是幅奔馬。怎麼說是艘破船呢。現在正要想法子對付你。我聽得了。所以趕快來報告你一聲。你還是防備些罷。我笑道。由他們去罷。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如果他們有信來。我替他們更正一下。道歉幾句就是了。過了幾天。他們並沒有

什麼動靜。我以為沒有事了。誰知却由一個姓林的律師處。來了一封信。說受了費萊伯的委託。要向我提起訴訟。要求賠償名譽損失五千元。我忙打過電話過去。問問林律師。他所以作這種要求的理由。據林律師說。費萊伯對於我們這段批評。他所最反對的。就是我們說他是畫一艘破船。因為他平日曾有一種主張。并曾宣布過。將來的一般畫家。應多畫汽車飛機這種行動絕速的東西。像破船這一類靜止之物。是不應該畫的了。如今這麼一來。不是背了他的主張麼。所以說他們是破壞他的名譽呢。我聽了。暗想這種官司。他也不見得定贏的。不過有訟事發生。總不是樁好事。能殺把他消滅了纔好咧。正在這個時候。總編輯王先生也回來了。我便把此事告訴了他。還向

他請罪。并商量一個辦法。王先生聽完。笑道。是費萊伯麼。這個人我倒有點知道。并不是怎樣不好說話的。我看我們不如出幾個錢。把他這幅畫買了來。一面是表示我們對於他的畫是十分歡迎的。一面就可表示我們那天那段批評。最多不過一種誤會罷了。并不含有什麼毀謗之意。這一個小風潮。不是就可平息下來了麼。我聽了。將信將疑。也只得如法泡製。果然不出王先生所料。我僅出了五十金之代價。費萊伯就很高興的答應下來。把這幅畫賣給了我。這場訟事也就無形中消滅了。原來費萊伯的畫。從沒有人請教過。我還算是第一個主顧呢。哈哈。老友。這不是一樁很有趣味的麼。」

(完)

# 十年之後

君之地位如何？



每日數分鐘的光陰，用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社商業科的講義上，便能使閣下成一商業專門人材。那末，閣下十年以後的地位，當然與今日大不相同了。

## 商 業 科

預 科 業 已 開 辦

講 義 用 淺 顯 英 文 編 輯 附 有 漢 文 註 釋

簡 章 函 索 即 寄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函 授 學 社 啓

## 歐戰前名勞合喬治首相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是巴黎和會裏頂出名的大外交家。他的大名誰都知道的。但是他幼年時代的困苦情形。知道的人就很少。他三歲就沒了父親。一家人全靠舅父養活。舅父是個鞋匠。勞氏六歲進村裏一個小學讀書。天資



很好。到了十歲。他舅父夜裏抽點工夫教他讀拉丁文和法文。又算計將自己的養老金做他將來的教育費。他那舅父的店裏。時

常有人來談論政治。勞氏有時也夾了進去辯論。他的舅父傾向進步黨。這是勞氏幼年所受的影響。勞氏到了十四歲。得了做書記的證書。他舅父就薦他在一家公司裏做書記。廿一歲又經過倫敦的考試。他就掛牌做律師了。

考得律師的時候。他連買法衣的錢都沒有。在某公司裏做了幾星期的事。才賺得這筆錢。真是十分的拮据呵。一八九〇年他方才廿七歲。被舉為下院議員。過了十六年。又舉為上院議員。勞氏出身貧苦。熟悉窮人的艱難。所以他平日的主張。都是偏向窮人的。一九〇八年任為財政大臣。當時一般上流階級的人大譁。逆料他此後一定要來挖苦富人了。其實英國人民貧富的懸隔。也太利害。富的窮極奢華。窮的三餐也不週全。禮拜日早晨若到倫敦東頭去看看。那些窮人買些腐敗的蔬菜。撕了就吃。也不煮熟。活像餓壞了的野獸一般。英國還有一種惡習慣。就是窮的人好像該做奴隸。富的應分是主人似的。勞氏為救濟窮人起見。費盡心機。將稅則改過。富人一切的奢侈品。都得抽稅。當時富人雖則反對。但是他得了英王和首

相的幫助。這件議案却也通過了。後來又通過工人保險案。他的法則是令工人每週付八分錢。願主付六分。政府付四分。這些錢集在一起。所得的利息。就作工人疾病或意外的費用。這麼一來。不但工人醫藥不取費。另外還有二元五角一個星期的津貼。贍養那病人的家小。不過只以二十六個星期為限。倘若那人不幸竟成了殘廢。那末每星期可以得一元二角的卹金。一直掣到七十歲為止。但是到了七十歲。又照例可以得養老金了。也是一般的數目。自從這議案通過後。英國的苦工老頭兒。沒不歡天

喜地。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歐戰發生的時候。勞氏仍是財政大臣。吉青納死後。又繼他為陸軍大臣。等到做了首相。英國政界又騷動起來。他的政敵都道。一個鞋匠的外甥。毫沒政治家的才能。却做了英國的首相。以後的政事還能設想麼。

勞氏最愛他的幼女梅根。還有一個大些的女兒。兩個兒子都在法國服務。勞氏的夫人平日也很能憐惜窮人。他的舅父現在已是九十歲。也住在他家裏。

## 人類的種類

卓呆

教師在教地理時間內 問道 王大生 世界上人類的種類 你可曉得麼 王大生答道 曉得的 是男和女

## 兄弟的理由

教師問道 諸位 你們可知道 兄弟二字 是什麼意思 一個小學生道 大人與小人 不是一樣大小的 只有一對父母 就叫兄弟



## 嫁後的悲哀

何其寬

我的親戚或是相識，偶而遇見我，開口總是發出這樣類似的疑問：「小姐！你近來何以這樣面黃消瘦，形容憔悴呢？莫非身子不大舒適罷？我幾乎不能認識你了！唉，像你這樣瘦得可怕，還須格外保養些……」這一套不約而同帶着憐憫口氣的話語，往往引起我無限的懷疑，和極大的悲慮。然而細細地思索一下，像我現在天天逼迫着過這非人的生活，處在似熱鍋裏螞蟻一般的境遇，飽嘗了人所難受底痛苦的滋味，無形的手拷腳鍊，更是無時無刻不加在我身上，怎樣不到這可憐的地步？

本來像我一個懦弱無能而又是孤子一身的女子，在

家時，既沒有享到親生慈母撫養的幸福，和兄弟姊妹們同遊同作的興趣；出嫁後，又未曾修着一個可親可愛的丈夫；人生樂趣，早已離開我千丈萬丈了！前途希望，更到了「華胥國」去了！細想起來，我又何必多此一生呢？

若是講到我過去和現在精神上以及事實上感受着的苦痛，倒像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每在更無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一經想及，便覺心潮上湧，涕泗橫流。然而能稍加愛憐，予以安慰的，又有誰呢？我可算是世上的苦人了！世上一等的苦人了！

我還記得幼小時候，大約八九歲罷，我的後母——我

親生的娘，在我三歲時便和我永別了。——待我非常嚴厲，常常板着一副千斤重似的面孔，發出一種破沙的呵斥聲，表示她對我十分的厭棄，和無上的威嚴。有時向我瞧了一眼，鼻孔裏哼了幾聲，現出不屑的樣子。有時在父親面前，嚙嚙嚙嚙造出許多無中生有的罪狀，嗾使他賞我一頓的痛打，好由她袖手作「壁上觀」。我稚弱的心靈，那受得起這樣猛烈的刺激？因此，嚇得提心吊膽，躲躲藏藏，甚至沒有向她的尊容一望的勇氣。她和我彷彿是成爲敵國了！母女之情，更談不到了！這還是我的罪過，抑是我後母的不是呢？這還是我命該受苦，抑是世上做後母的對於非親生的兒女，理應如此呢？閱者諸君！請你們給我一個回答罷。

像奴隸一般的生活，跟着流水似的光陰，糊糊塗塗的混過去，居然我的賤命也會延長到十九歲了。在這年內，我的後母在我父親面前，除了挑剔一類的刻板話語之外，又新添了一種資料，就是希望我早些出門，去了她的

「眼中釘！」她嘮嘮叨叨說：『你的女兒年紀越過越大了，也應該趁早替她配親。你只顧批評張家不好，李家沒錢；須知兒女姻緣，前生早已註定，她果有福分，自能配到一個好人家，如果命薄，就是選來選去，也沒用啊。現在你不能再懈怠了，隔壁王媽媽說的那一家姓姜的，也可以答應了。既然門當戶對，又開着那麼大的隆盛衣莊，這門親事，再也不可錯過啦……』這一番話，倒把我父親的心說得活動起來。剛巧隔了一天，那做媒的王媽媽又欣然駕臨我家，當着我父親的面，再三覆四的稱讚姜家怎樣有錢，場面怎樣闊大，少爺怎樣能幹，怎樣漂亮，簡直說得天花亂墜，無以復加。我的後母在緊要關頭，又大大的鼓吹了幾句，切望着草草了事。當時我的父親聽了一面之辭，也不問是實是虛，堅決地表示完全贊成，而我的終身大事，便由三角式的會議，無關緊要地表決了。那時我還私下稱慶，以爲早一天離開家門，便是早一天跳出火坑。那種極不願意看的面龐，可以不呈在眼簾了；極不願

意聽的怒罵，也可以不再入耳了。可是我的虛幻之美和後來的事實，却全然相反。家庭的苦痛，方始脫離，嫁後的悲劇，又正在開幕，源源而來了。

我在未嫁以前，即已微微聽見他，——我一生命運所繫託的他——有嫖賭荒蕩的名氣。這險惡的消息，傳到我的耳朵裏，好似一桶冰冷的水，澆在背上，使我滿腔熱烘烘的心血，頓時降到冰點，什麼都不想了。但又轉念一想，傳聞之事，也許失實，却不能完全相信；而且我嫁去之後，或者他也能改變行爲，向着光明的路上走；又重新自己爲自己安慰一番。萬不料我最不情願聽聞的，到如今果然證實了！這是何等痛心！

我初到姜家的時候，我的丈夫和我非常要好，感情自然十分融洽。但是人世間快樂的事情，往往有那無情的風雲暗作礁石，而使人們不能長久享受，變到悵然失望的境地。果然我們過了四五個月之後，他對我沒有從前那樣親暱了。愛情的熱度，也漸漸向下降了，他的老毛病

又發作了，而且更加厲害了！公公晚上回家，只要提起他，總是長吁短嘆，對婆婆說：『福寶近來越過越不是了，天天不在店裏做事情，我也不知他鑽在那裏。家門不幸，就出了這種不成器的東西！唉！……』我聽了這些傷心話，好不難過！有一次，他賭錢回來，我實在憂悶之極，便大膽進一番勸戒，說了許多好言好語，又引證幾個富家子弟因嫖賭而墮落的例子。這回我心裏所要說的話，可算是和盤托出，盡所欲言了。總以爲能夠多少發生效力，得着他滿口的應允，或是表示贊同的默許，下了決心和嫖賭斷絕關係。萬不料我極懇摯的願望，却完全成爲泡影！他聽得不耐煩，面色一變，睜開兩個圓珠似的黑眼珠，現出一種兇狠的樣子，厲聲道：『我嫖賭與你何干？你有什么錢給我？無論什麼人，也不能干涉我，何況乎你！以後你不必再講，也無庸你多講。』當時我聽了他這番兇話，見了他要吃人似的臉龐，好像憑空起了一個大霹靂，氣得渾身發抖，熱淚不由自主的奪眶而出。我一片血心忠膽，



却換了他幾句冷話，我還講什麼！

這回就是我們倆第一次的口角。

在十一月底的半夜裏，恐怕是一點鐘已敲過了。那夜天氣真冷。西北風括得很大，呼呼的聲音，繼續不斷的怒號着屋簷窗子，不時的震動作響。家中人早已到了睡鄉，正在享受他們甘美的好夢了。在這寂寞的寒夜，惟有一個苦命鬼而不早死的我，孤獨獨地在一間四周充滿着冷氣的房裏，厮守着，眼巴巴的等待他。過了好久好久，我見他還沒有回來，總以為他是在意中人那裏過宵，或是賭得高興，不會回來了。——老實說，一月之中，他倒有半個多月是宿在外面的。——便脫衣就睡。正在恍恍惚惚要入夢境的時候，忽地裏叩門的聲音來了。我從半寐中驚醒，知道是上司回家，連忙答應幾聲：「來了！來了！」可是他心急如火，又接着砰砰砰敲了幾下，聲音特別響亮，而且急促，彷彿帶着怒氣一樣。他進來之後，我甚怕他受了寒氣，弄壞身體，心裏實在擔憂，便婉言問道：「你吃過東

西沒有？現在餓麼？今天天氣很冷，身體沒有受寒麼？」他却板着面孔，不發一言。停了半晌，反而對我責問說：「你真會享福，老早就睡覺。曉得我在外面，也應該稍微等等，何以老早就關了門？還是不要我回來睡麼？」接着又講了許多不值一聽的無理話。當時我氣不過，便和他辯論幾句。他竟老羞成怒，大發雷霆，破口罵道：「你這賤東西，竟這樣膽大，敢和我辯嘴，還了得麼！我瞧見你，就是一肚子的氣。」這次吵嘴，真厲害！真傷心！把我哭了一夜，哭得眼睛紅腫，明天一天吃不下東西。後來我聽說那天夜裏，他賭錢共輸掉一百多元，這一百多元，還是向人借的哩。唉，他輸錢回來，拿我出氣，難道懦弱的女子，應該無辜受男子的欺負麼？我不懂，我十分不懂。

自從我們經過這次反臉之後，當然感情上又加上一層隔膜了。有時，我們鎮日裏不說一句話，就是偶然說幾句，也是淡淡的。「夫妻」兩字早已拋到天霄雲裏去了！有一天，他又要出去做他的習與性成的慣常功課，但身

上空空金，錢和他一時斷絕關係。他躊躇了一刻，笑嘻嘻地問我討開櫥的鑰匙，打算取出首飾押當。我知他存心不好，便靜默地睡在床上，表示消極的拒絕，我自信這也是應盡的道理。他見我不同意，立刻放下面孔，兩隻眼睛睜得特別大，拿手指點到我的面上，罵道：「你的人也是我的，不要說你的東西漂亮些，快快把鑰匙拿出來！否則……」他講罷，用出牛也似的大氣力，硬把我從床上拉起來，如狼似虎的從我的枕下，搶了鑰匙，急急忙忙開櫥打箱，拿了一付金鐲和兩個戒指，便向外面跑。櫥門箱子來不及開了，鑰匙落在地上，也不拾了。唉，他這種行爲，愈趨愈下，還不知要弄到怎樣結果。我微弱的心靈，已爲他碎得片片了！人人說：「女兒在家靠父母，出門靠丈夫。」然而我呢？靠誰呢？

至於婆婆呢。更是有名的「雌老虎」了！左右隔壁的隣家，只要講到她，便自然而然的露出一種厭惡的聲氣。她的爲人，也可想而知了。在我到姜家的第一個月之內，

——僅僅是一個月——因爲我是新人，她對我還客氣；可是過了不久，她的態度，也跟着日子漸漸地改變了。天天向我擺出做婆婆的架子，深怕我爬到她頭上似的。還有因爲他兒子的緣故，連累我聽了許多不願意聽的言語，受了許多怨孽氣。我的姑娘更是尖巧險詐，專門播弄是非，暗中挑撥着婆婆出來和我作對，用冷言冷語來譏諷我。可憐像我一個馴服的羶羊，除了忍聲吞氣之外，又有什麼對付的方法？俗語說：「寧願在家裏做貓狗，不情願到人家做媳婦。」想來的確不錯啊。

在我到姜家第二年的臘月底，公公開的隆盛衣莊，結算下來，總共虧失二千多元，幾乎開門不成。公公急得要上吊尋死，幸而東湊西借，還了欠賬，勉強可以支持。聽說今年的生意，又不大好哩。公公回家，總是皺着眉頭，憂色重重。他呢？仍舊糊糊塗塗，過他墮落的生活，家裏的事情，一概置之腦後。婆婆見境况一天壞似一天，越發心緒不好，天天打雞罵狗，尋是生非。向人發脾氣，我自然更加倍

倒霉了。像這樣的情形，教我怎樣過得下去？

我記得，永久記得，有一回，獨自坐在房中，覺着氣悶不過，便走到後面的隣居周家閒談，這實在是偶然又偶然的事情了。我們正在談笑的時候，忽地我的姑娘闖來，偵探一會，忙即轉身跑回報告。我知事不妙，嚇得不敢再留，也跟着回家。兩隻腳纔跨進房門，就聽見在婆婆對面的房裏罵道：「少年女子，應該在家裏坐坐，別人家有什麼好玩？像現在家裏的情形，還不知愁，還要跑到人家去談天說地，嘻嘻哈哈；其實想想自己男人這樣的情形，愁還愁不來，還有什麼可喜的事情？到底娘死得太早，少受幾年教訓啊！」她的神氣嚴厲極了！聲音大極了！當時我氣到萬分，便辯白道：「我在周家又沒有說什麼，不過偶而玩玩，婆婆何必這樣小題大做呢？」不好了！火上添油了！

我這幾句話觸犯天主了！她立刻跑到中堂，拍桌頓腳，放出炸雷一般的聲音，大罵一場，驚動了左右隔壁的隣人，都跑來看把戲，好不丟臉，那天把我氣得頭昏目眩，心如被萬把利劍攢了似的，睡了一天一夜，沒有進過一滴湯水。當時如有一把刀在面前，早已自盡，免得生在世上受活罪了。

唉，人生原是可怕的。像我一個可憐的弱女，沉淪在苦海裏，狂風巨浪，專門向我這孤舟沖來，怎能擋住？蒼天！我受的苦痛，够而又够了！請你加憐，快快領我到長眠的永久安樂的墳墓裏，讓我脫離這人間地獄一切的煩悶悲痛罷！我此刻正在切望着，等候着，死神的早臨哩！

(完)



## 赴喜筵的苦趣

顧佛影

我是一個不善酬應的人。平常親戚朋友家裏有甚麼婚喪慶弔。請我吃酒。我總是辭謝的回數多。我情願犧牲了海參蹄子。躲在家裏吃花生米臭麥燒。不情願去和人家混在大廳上開扯淡。這大概也是我一個人的特別脾氣罷。

這一次是本地一個朋友結婚。全校的同事。都送賀禮。我少不得也加入一份。禮雖送了。吃酒可是仍舊預備不去的。誰知同事們說。這裏的風氣不比別處。你送了禮不吃的。便是表示送這禮不是誠意。主人應該要還的。現在我們送的是公份。我們去了。你不去。叫他們還的好呢。不還的好。還是把這緞幃剪一角給還你呢。我想這話也不錯。況且這次有六個同事。團體出馬。吃的時候。合坐了一席。

諒來也不至十分拘束。不如就去了一次罷。想罷。只得答應了同去。

這天的天氣真冷極了。到了晚間。越發冷得利害。我們在路上。兩隻耳朵被西北風吹的好似凍餛飩一般。然而沒法。只好咬緊牙齒。向前奔去。奔了一會。好容易到了我那朋友家裏。主人自然請我們裏面坐。我們進去。只見裏面是豆腐乾大小一個天井。向樣一只廳。廳的左面。另有一間會客室。大小還不過廳的一半。兩間屋子裏面。這時已坐了二十來個人。暖是暖了。可奈那一股菸馨肉臭和各人吐出來的炭酸氣。也就薰得利害。我當時沒法。只索坐着。

坐着坐着。來的人越發多了。兩間屋子已擠得水洩不通。

而且一大半都沒有坐位。站在地上搖來擺去。我偶然間屁股一動。那椅子已給旁人搶着坐了去。這可更窘了。正待從人縫裏擠出去。恰巧被那主人瞧見。他急忙替我另外找到了一個坐位。總算免了我兩腿受苦。

這一坐足足坐了三個鐘頭。肚子餓得大呼小叫。依然沒見擺席。我暗想他們婚禮是在上半天行過了。怎麼這會子還不見擺席。當下回頭想問問同事。不道六個人跑的祇贖了一個。我就把這話問他。他道。這裏的風氣。大凡吃夜酒總要到十一點過後才坐席。十一點鐘以前。不但客人不會到齊。便到齊了。主人家也不肯擺的。我又問他們幾位那裏去了。他道。他們早都在後面打牌哩。方才因知道你素來不幹這個。所以沒有招呼。你要等得厭氣。可以同到裏面去瞧瞧他們。說着。他就領我走到後面。只見那幾個人。果然在另外一間小屋子裏打撲克。旁邊瞧的人。雖然不少。但還沒有前面那樣擠。不過我對於撲克這樣東西。素來是沒有緣分的。坐在旁邊。沒甚意思。滿屋子

裏一找。忽然被我找着了一件寶貝。甚麼寶貝呢。原來是棧腳底下拾起來的半本三國演義。這可好了。我也有了消遣的東西了。他們打撲克。我看三國演義。大家同在兩枝洋燭底下挨這半夜天的冷與餓。

他們的撲克打罷。我的三國演義也看完。然而五臟將軍的索薪電報。已急如星火。這時候總算承這位賢主人的美意。居然來請坐席了。可是坐席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人雙手捧了一張紅紙。在廳上喊着。客人豎直了耳朵。在廳下候着。請一位。坐一位。敬一杯酒。被請的還要打拱作揖的謙讓。三推三讓方才就座。這套戲法。俗語叫做安席。可憐這六席酒安齊。主人的喉嚨啞了。客人的腿僵了。我本和六個同事約了坐一桌的。可是這時那裏還能夠由我自己做主。早被主人硬拉到另外一桌的首席裏去了。

我抬頭一瞧。只見這同席的一共有六個人。底下斟酒的那位。他獨當着一面。大約是主人的本家。和我並肩坐的。

是一個老者。這人倒很有些紳士的態度。不過滿面煙容。

祇要聽他這副漆黑的尊牙。就可斷定他的煙量至少在五錢以上。對面兩位。一位是個白而且胖的大胖子。這人講起話來。開口縣長。閉口縣長。我起初以為定是縣裏那一科的科長。後來才知道他是新委的徵收員。一位是個瘦弱少年。坐着一刻不停的咳嗽吐痰。年紀還不滿二十歲。肺病恐怕已到了第二期。打橫的下首一個。頭戴簇新的建絨小帽。身穿摹本緞老羊皮馬褂。只是腦後那一條算辮。經過了這十一年光陰。依然存在。便是十個釘把似的指頭。也很足以表示他是一個勞動界裏的優秀分子。他上首坐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背後也是小尾垂垂。估量着很像是他的兒子。不過他倆既然是父子。怎麼兒子倒反坐在父親的上首呢。這個理由。我至今還想不起來。

我再瞧桌上擺的十來個碟子。除了糖食水果瓜子花生和醬油醋之外。可以吃的祇有四個冷葷葷。一盆是凍雞。

一盆是鹹肉片。一盆皮蛋。一盆海蜇皮。主人喊一聲請。我忙舉起筷來夾了一片雞。送在嘴裏。只覺得牙齒上奇冷徹心。而且有一股騷膻味兒。更是難受。只得仍吐了出來。再一瞧四盆東西。早已掃得精空。大家都在那裏磕瓜子啦。

菜來了。菜來了。阿彌陀佛。這可該有得吃了。咳。誰知急驚風撞着慢郎中。偏是這位燒菜的廚子先生。又極考究衛生。他老人家恐怕我們胃裏東西積的多了。不容易消化。所以每上過一道菜。至少要停二十分鐘。才上第二道。而且每一道菜的容量。限定每人只够一匙。便是偶然餘些。也是我側邊那位小辦將軍獨享。更不容旁人染指。至於斟酒的那位先生。更是有趣。他自己大約是不吃酒的。所以對於旁人的吃酒。也取限制主義。他雙手捧住了那壺。當他手爐一般的烘着。不等酒冷。是從來不斟的。斟的時候。却又非常恭敬。先是站直了身子。雙手把那壺高高舉起。然後顛巍巍的從人家頭頂上面直澆下來。每斟一杯。

酒總有大半杯斟在杯口外面。賸的也就有限了。我先是因沒的菜吃。很想喝兩杯熱酒暖暖胃。這樣一來。我這一個計劃。又成了畫餅。

上到第三道菜。是一碗豬肉片炒海參。這時那位老紳士模樣的人。要發言了。他先把兩道呆鈍無神的眼光。向對面那少年望了望。然後把鼻孔一掀。肩膀一擺。吐出一種極枯極澀的聲音來說道。今年的肉價。真要算貴極了。一塊錢還買不到三斤咧。老紳士這兩句話。好像是向對過那個瘦弱少年說的。然而這少年尚未回答。已被那胖子搶了過去。那胖子道。是呵。肉價果然貴了。不但猪肉的價貴。便是牛肉羊肉雞肉鴨肉的價都貴了。所以縣長……

胖子的話紳士彷彿沒聽見的一般。仍繼續着向那少年道。肉價雖貴。然而這個東西的價還要貴。少侯。你這兩天可嘗嘗沒有。紳士這句話。是指定了少年問的。於是少年不得不發言了。只見他一面咳嗽。一面斷斷續續的說道。我……阿罕……這兩天……阿罕……要想不吃……

……阿罕……實在不能夠……阿罕。阿罕。阿罕……紳士再想發問。不道那胖子的話又岔出來了。胖子道。我昨天會見縣長。縣長說的。再停兩天。他就要下鄉去了。胖子說縣長兩個字。聲音本非常沈重。可奈這位老紳士。仍舊沒有聽見。仍問那少年道。聽說你昨晚在東門小白狗子家裏打了一夜牌。究竟是勝的。負的。少年這時咳嗽剛停。恐怕一說話。喉管裏又有冷氣進去。癢着了。所以對於紳士的話。不敢回答。只把頭微搖了兩搖。不曉得是不是表示失敗的意思。胖子在旁邊見他的話沒人接應。不覺氣極了。擎起那只酒杯。放在嘴唇上。拼命的啞。可奈他杯裏酒早喝完。任你啞斷舌頭。也不過啞一大口空氣。幸而這時菜又來了。總算打斷了大家這一場談判。

這次吃菜。我又發現了兩層絕大的危險。第一層是我側邊坐着的這位小辦將軍。吃法非常特別。他用匙子舀了湯送到自己嘴巴裏去的時候。並不走直路。却要向着桌子左角取弧線的進行。當他這些湯兜過桌邊的界限。在

我兩腿上細經過的時候。若要一個不留神。準把我這件袍子繪上一大幅改良油畫。我坐的地方。前面桌子。後面是壁。左右兩面更被旁人的椅子擠住。實在一步也沒有退讓的餘地。這可要算危險了。然而還要危險的。却是對面那位生肺癆病的少年先生。他的咳嗽比先前更利害了。嗽出來的唾星痰屑。在桌面上飛行無礙。偶然有一兩點。也會濺到我的臉上來。這個危險更使我嚇得把飢寒都忘了。忙着一面用手捧了臉。一面把全神注在那位小辦將軍身上。見他那湯匙過來的時候。立刻向我自己兩條腿下一道戒嚴令。命他在桌下極小範圍內。左右趨避。饒這麼着。還是在裏襟上開了一枝小小梅花才能。



這一頓酒。一總有八隻炒。八隻大碗。兩色點心。四隻葷盆。十二隻果碟。吃的時間。自上席至散席。不多不少。恰好是三小時。又四十六分五十二秒。然而我可以立得誓。實在沒有吃飽。不曉得別人怎樣。散席之後。我那幾位同事。還要留着打牌。我說我是實在不能再奉陪了。一口氣跑到家裏。天色剛剛微明。家裏的人都等得不耐煩睡了。我只得自己跑到廚房裏燒些熱水洗了臉。又泡了一大碗稀飯。吃了。才算草草完事。

明天起來。只覺得兩腿酸的發痛。一步一頓的蹶出門去。隔壁那位房東老奶奶瞧着。笑道。顧先生。你那腿別也是因昨晚吃喜酒回來。路上吹了風吧。

(完)



α ~ ρ η ε    1 ε τ ι ε  
« X E L »

▲爲什麼要學

# 國語？

蔡子民先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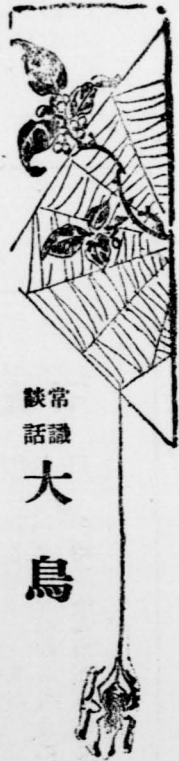
「國語的應用有三：

- (1) 求智識須應用國語，
- (2) 謀職業須應用國語，
- (3) 服務社會須應用國語。」

怎樣能應用國語？  
請加入本社

## 國語科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常識  
談話  
大鳥

憶秋生

天方夜談裏，載水手新巴德繫在大鷗的足指上，飛到金剛石的洞裏去一段故事，就在天方夜談中都算最空想的一篇小說。可是據最近科學上的發見，容易地攬着一個人體在空中飛翔的大鳥，在太古時的確是存在的，長五呎的鷺鳥，力能攬十磅重的小羊或者其他東西，我們已實際地見着了。此外鳥類能夠攬住比他身重一倍半的物體，也是事實。往昔的大鳥其體重差不多及數百磅，張開翼來，直可以覆現在的電車一架而有餘。這種巨鳥棲息在地球上的時代恐怕在數百萬年以前。當時的空氣較之現在比較稠密所以適於這種鳥類的飛翔。現在我們所見的月，再那個時候恰好像圍繞土星的衛

輪一般，圍繞着地球的周圍。地上的生物，被月的引力所牽引，自然較之現代容地飛翔。因之身長如馬，腳大如樹幹，聲聞數哩的巨鳥，種類也很多。新巴德所乘的大鷗雖確實地不知道是什麼種類的鳥，但是像這類巨鳥產的卵，在阿非利加的馬格斯加爾確實存在着。馬格斯加爾的土人時時走到東方六百哩的莫利基斯島來買酒，帶着巨大的卵殼來當着裝酒的器具用。卵殼的容積，可盛五升之譜，其長平均一尺幾寸，圓周長及三尺。殼厚也及一寸。其中有一個，據聞約有普通雞卵百四十八個的面積。據土人所言，這種卵孵化出來的鳥，在馬斯加爾地方，百餘年前相當尚有許多。現在這種鳥類的全身

骨格，雖沒有發掘出來，但據發掘來的斷片，作標準來推察，這種鳥身高可達十尺以上。天方夜談中的大鳥，或係指此而言也不可。當時阿拉伯的商人從阿非利加的東岸到馬格斯加爾，聽見土人談及這種大鳥，因而得了

暗示，作出水手新巴德一篇也不可。可是馬格斯加爾的鳥雖算大而新芬蘭尚有更大的巨鳥。在斯芬蘭喚做「moa」的一種駝鳥類，由遺骨推測下來，身高達一丈四呎，體重至少有半噸云。

(完)

# 小說

——著名世界——

共學社譯述

## 商務印書館發行

<p>甲必丹 之女</p>	<p>前夜</p>	<p>父子與</p>
<p>這書在俄國歷史上占極高地位所敘情節極悲歡離合之致其描寫當時風俗人情亦極深切 一册六角半</p>	<p>葉林娜是一個見解卓絕的女英雄獨垂青於志士般沙洛夫經許多波折卒成佳偶 一册八角</p>	<p>美國批評家評此書為表現六十年前俄國政治家的圖畫而遺留後世一個不朽的藝術的作品 一册一元</p>



# 一張神祕的畫

松廬

在那六點鐘以後。凡是行經湖畔的人。都能聽見那所矮式洋房裏。發出一種慘笑的聲浪。我是天天要在那兒經過的。所以這種慘笑的聲浪。也就天天總得輸入我的耳內。我先前兩天。却也並不大注意。既而却發生了一種好奇。心。後來聽得慣了。索性也就不以為奇了。

有一天。我在這個固定的時間。又經過這個必要的所在。這一天那矮式洋房裏的慘笑聲。益發來得高了。既而還接着又聽得一種若斷若續似吟似歌的聲音。悠悠揚揚。使人們聽了。也不知是在那裏尋他的清樂呢。還是發他的怨怒咧。我當時見時候還早。一時觸起了從前的好奇

心。就輕輕地躡至他那門縫裏。想去張張裏面。到底是什麼事情。那知那所房子。竟好像別有有意似的。一絲兒空隙也沒有。我躡了好一回。實在沒有法想。只得依舊走我的路。自此以後。反使我添了一個悶葫蘆。

我心裏自從發生了這個悶葫蘆。我總想有一天打破他。所以我以後走過這條路上。總得細細的視察一回。或是暗探一番。方纔回去。但是憑我耗盡了腦汁。用盡了心機。竟打聽不出一些兒消息。不過我的心志很堅。我多經過一次。我的好奇心。也增高一些。絕不肯給這個「難」字戰退。

這一天我往一個朋友家赴筵。回來得遲了。又經過這個秘密所在了。呀！奇怪！今天的門。竟略略兒有些虛掩着。這種舉動。可還是第一次發現呢。我當時那敢怠慢。趕緊上去。從門縫中偷偷地張着。這見裏面擺式得很是清雅。當中擺着一張八仙桌。兩邊擺着幾只几椅。靠左方設着一張寫字檯。檯上堆些文具。四壁掛着許多名人的古畫。這時候右首那扇小門關處。走出來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來。手裏拿着一張約莫有二十英寸開方的一張畫。呆呆地看了一回。忽的又慘笑了一回。既而好像已是瞧見門兒虛掩着的模樣。只聽他輕輕地叫了一聲雪兒。快去把門兒閉好。接着就有一個七八歲模樣的童子。跑出來閉門了。我連忙退了幾步。一路懶懶的回來。一面走着。一面心中不住的想着。真是一個神祕的青年。後來又想到那張畫。就自言自語的說道。真是一張神祕的畫。

自此以後。這「一張神祕的畫」六字。就時時在我那腦府中盤旋着。一刻兒也不肯離開。使我坐着也想起那「一

張神祕的畫」。走路也想起那「一張神祕的畫」。飯時也想着那「一張神祕的畫」。睡了也想起那「一張神祕的畫」。已在夢中也彷彿見那「一張神祕的畫」。有時我在談話的當兒。也不知不覺的脫口說出「一張神祕的畫」。有時我在寫字的當兒。也不知不覺的信手寫起那「一張神祕的畫」。旁人見我這種模樣。都道着了魔了。就是我自己也承認是着了魔了。唉！我真個着了魔了。我真個着了這個「一張神祕的畫」的魔了。

我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我的精神也就一天一天的痿頓了。我的內人。見我這種神色。很是擔憂着。以為是遇着什麼邪氣。就偷偷地代我求神問卜。但是我的心田。很是清靈。我也曉得我的病是為着這個「一張神祕的畫」起的。我也曉得我的病非這「一張神祕的畫」來醫。我更曉得這個「一張神祕的畫」。是斷斷不能給我窺破和得到的。我每想到這裏。我自己也不免很是擔憂着。我很想解脫了這個「一張神祕的畫」。但是我的腦

府却總不能解脫了這個「張神祕的畫」！唉！這個「張神祕的畫」何其能够使人受着如此深刻的印象啊。我在病中消磨了十來天。我的精神漸漸的復原了。這一天清晨起來。對鏡自照。見面容消瘦了許多。心中也不免暗暗嗟嘆。這時候僕人送進當天的新聞紙來。我已有十多天不看報了。今天覺得神志清爽一些。所以就隨手拿來打開翻出一張本埠新聞來一看。內中有一段新聞很惹起我的注目。題目是「美術展覽會今日開會」接着看下去。大致是說的「杭州美術家某某等。集全省美術家的作品。發起成績展覽會。供各界人士參觀。」等話。我看了這段新聞。我的興致不覺油然而生。以爲可以借此遊覽。消解我這一月中的煩悶。當時就略略進了一些早膳。一看了時間還早。只得再坐一會兒。可是時辰鐘也好像和我作對一般。一些兒也不肯放快。我坐了一會。覺得實在厭悶得很。就隨手向案上取了一本小說閱着。說也奇怪。我住時看小說。覺得一篇總有一篇的精彩。取上了手

就不肯放。今天却大大的不然了。這篇看了一頁。乏味得很。那篇看了一段。也覺得沒趣得很。我這樣東翻西找的看了半天。竟一個字兒也沒有印入我的腦府中。末後。還是那鐘——鐘——的鐘聲。把我警覺了。我一看已是十點鐘了。忙放掉了手中書本。找了一件馬褂穿上。走出門來。僱了一輛黃包車坐上。逕向美術展覽會而來。一會兒車夫把車停下。我一看果然很是鬧熱。門首紮着青翠的松柏。掛着五色的國旗。我下得車來。給了車資。慢慢地踱進裏面。只見一間間的幽室。壁上都滿掛着各種名畫。也有算古董的。也有算是時新的。更有許多西洋的名畫。

我一幅一幅瀏覽下去。覺得一幅有一幅的神氣。一張有一張活潑。我觀了許久。不覺又想起了那「張神祕的畫」了。這時候我的腦府中影片又起了。我的心田裏又煩悶更甚了。只是一個人立在那裏呆呆地出神。「密司脫朱！好久不會了。」以上這個聲音。把我驚覺了。

我回頭一看。原來是著名畫家鄭春霞。當時就帶笑說道：「密司脫鄭倒把我一嚇呢。」他也就笑了一笑道：「今天那裏來。聽說你前幾天有些貴體失和咧。」我道：「是呀！現在已經好些了。」當時他就邀我到裏面去啜茗。我因為站得腿也酸了。跟他去坐坐也好。於是就和他一同進裏。

我倆到了裏向。早有好幾位在那裏品茗。其中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大概總是畫家居多。見我們進來。一齊都站起來。招呼了一下子。春霞和我們一一介紹。我一眼瞧見左首一個少年。不由怔了一怔。心想這不是那矮式洋房裏的神祕的青年嗎。但是他的舉動却爲什麼好像換了一個人呢。這個疑團。倒委實使我解決不下。當時就趁春霞和我倆介紹的當兒。我也就格外和他問得親熱。他見我這般慇懃。也很樂與我交談。當下二人就一問一答的談的很是入港。他家就在湖墅。方曉得他名叫趙亞香。是一位青年畫家。他還有一位野野寂香。從前也是浙

省的名畫家。現在可有好幾年沒見他的作品了。我們雖則是初次相見。然而彼此的性情。却像很是融洽。談了一會。我見時間已是不早。就向他們告辭回家。並且還和亞香訂了一個會期。

我和他自從這次相見以後。就一天親近一天。有時我到他家裏望他。也有時他到我家來望我。可有一樁事情。很是奇怪。就是我到家裏去從未能和他哥哥會見一面。有時把這話問他。他也總是含糊應着。後來被我一再逼問。他方才告訴我。說他哥哥自從前年冬裏把嫂子過世了。也許是因爲用情過度。以致終日如醉如癡。後來竟一個人帶了那七歲的兒子。在西子湖邊。租了一所矮小洋房。終日裏閉門謝客。輕易也不肯和人晤面。並且費數月的光陰。畫了一張畫。至於那張畫。更是不肯被人看見。一天到晚。時常拿着這張畫哭一會笑一會的。現在我們都當他是癡子了。松兄！你聽了我這番話。也可不必再問了。我聽了也這番話。真喜得手舞足蹈。把數月來愁悶。一齊

清除淨了。當時就對他說：『一定要請求見一見令兄。他聽了堅意不肯。後來我再懇求。他方才允為轉達。乃兄。但是見與不見。還未能不能一定。必須候乃兄的允否。並且約我在明天這時候來聽他的回音。我重又再三的囑託。請他善為轉達。方才回家。』

這一夜的境况。可算得生平來第一次的難過了。一會兒想起明天可以去會見他哥哥。從此可以打消這個『一張神祕的畫』的疑團了。一會兒又想起要是他明天不允見我。那可不更是增了我的愁悶了嗎？我這樣盤旋的想着。不時的又把那手表瞧着。說也奇怪。往時一上枕。就入睡鄉。直要到天明才起身。絲毫不覺得這沈寂的長夜。今天因為有了心事。那睡魔再也不肯來光顧了。這沈寂的長夜。真覺可怕！好容易聽得自辰鐘打三點。四點。再一會兒那魚白的曙光。漸漸的映入窗簾來。我也再睡不着了。就起來自己取了一些冷水。將就的洗了面。漱了口。又到後面荒場上去闊步了一回。這時候天色已經大亮。於

是區進室中進了一些早膳。便匆匆的雇了一輛黃包車。逕向亞香家來。

我到了他家。一進門便高聲叫道：『亞香兄。可曾起身嗎？他正在那兒用早膳。見我這般模樣。不禁的嘆嗤一笑。把口中的粥噴的一櫃子都是。這一來可把我也引得笑了。他笑了一回。方才緩一緩氣道：『你為什麼來得恁地早。想必昨夜一夜沒有睡了。我並不回答。劈口便問他道：『令兄可允許了麼？』他道：『早呢早呢。你這想思病有得想呢。我聽了這句話。好似冷水澆頭一般。把適才來的興致。完全拋到爪哇國去了。臉上頓時變了慘白色。他也深恐把我急壞了。忙接着說道：『我昨夜去見家兄。對他說明尊意。他先絕對不肯。後來我一再告訴他。說你的情意誠懇。並說你爲了這個『一張神祕的畫』。也曾病了好幾個月。他聽我這般說。重又沈吟了一回。方才肯允你的請求。說你可算是他的知己。但須在晚上十二點鐘以後。並且只可由我與你二人前去……我聽到這裏。只喜得心花怒放。』



忙道。這個自然。這個自然。他笑了一笑。重又說道。所以我說還早呢。你的想思病還整整的要害一日呢。這時我的心靈已很是安慰了。我的精神也很是勃發了。待他用好早晨。便和他下了一回象棋。我因爲一夜沒有睡覺。這時候轉有些朦朧迷迷起來。他見我如此疲倦。便叫我在他牀上略略安息一回。我也並不客氣。真個就在他牀上睡了。

這一覺直睡到金烏西墮的時光。方才起身。亞香命僕人取水給我洗了臉。然後進了晚膳。重又閑談了一回。方才偕着緩步向湖邊來。

我倆出得門來。只見那皎潔的月兒。掛在空中。把黑暗的大地。普照得如同白晝一般。現出那碧綠的青草。好似鋪了一層絨氈。兩旁的柳樹。被風吹得簌簌的作響。葉兒落在那草地上。又如給那絨氈加了一重花紋似的。湖中的水。給微風吹來。微微的縳動着。水底裏也反映着那光明的月兒。宛如一面天生的大鏡一般。我們經這涼風吹來。

不禁神志爲之一清。絲毫不覺得夜行的孤寂。

我們到了他家門首。先由亞香上去輕輕地把門敲了幾下。就有那個童子跑來開門。見了我們。好像早已知道的模樣。只叫一聲叔父。父親在書室裏等候着哩。亞香讓我進來。那童子便去把門依舊閉上。我倆走進裏室。只見內中收拾得清潔精雅。我所想念的那個神祕的青年。兀自坐在那裏發怔。直到我們走近面前。方才覺得忙立起身來。和我們招呼了一會。當時亞香先給我介紹了。我也就極誠懇的表明我的心意。並要求把那張畫給我一觀。他聽了這話。面上微微現出一種慘笑。接着很從容的說道。亡妻物故。將近一年快了。我倆的愛情。是精神上愛情。伊的肉身雖然死了。可是伊的靈魂。是決不會死的。那麼。我倆的愛情。又何嘗減少分毫呢。我因爲伊的靈魂是無形無影的。所以特地畫數月功夫。將伊畫成一張有形有影的畫。於是我能時時和這張畫親近。便雖如時時和我的伊親近。所以我這張畫。是決不願意給第二個人看見或

是知道的。朱君你聽了我這番話，你也該原諒我罷。我急忙正色說道：「寂香兄，你所說的話，我都很表同情。你叫我原諒你，我也理宜遵命。但是你也應該諒察我的心志呢。我爲這張畫，已病了好幾個月了。今天幸結識了亞香兄，得造尊府，我心中何等的愉快啊。現在你依舊拒絕我底請求，豈不使我的心田更受了一番打擊了嗎？我回去之後，也就免不了這個「死」字。我的一死，原不足惜。但是先生爲顧了夫妻上的愛情，却使朋友受了情感而死。想先生於心總也有些不忍罷。況且我和亞香兄，已如自己的手足一般。那麼，尊夫人即是我的嫂嫂了。嫂嫂的靈魂的代表，給叔叔見一見，也是情理中事。更進一步說，天生的萬物，本沒有一椿不包涵着只個「情」字。而人類尤足具有一種深富的情感。不過都給那些沒有明白這個「情」的真義的人們，把這個「情」字濫用，致將這個「情」字變做淫字了。但是凡能明白這個「情」的真義的人，總具有一種極熱烈的同情。像先生這樣一個多情的種子，凡是

稍有些情感的人，總該佩你的用情真摯。我雖然不能算是富於情感的人，然而對於這個「情」字，尚能解釋得來。那麼，對於先生這種聖潔的用情和能得着這種精神上安慰，又何嘗不由欽佩而生出豔羨的心呢。所以無論如何，總得請你諒察我的心意，容納我的請求……：……他聽了我這番議論，重又沉吟了一回，然後從雋冷的面孔上，微微現出一些紅色，只把頭點了幾點，一聲不響，逕自進裏去了。這時候亞香和我點頭示意，似乎佩服我的口才靈敏，沒多一歇，他已把那張畫拿出來了。雙手遞過來道：「請朱兄賞鑑罷。我把手去接時，不由吃了一嚇，只見他那左手幾個指頭，枯耗的了不得，非但是血色毫無，竟連肌血也沒有。望去又如那行將就木的老人的手一般。當時我怔了一怔，把那張畫接來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朵芙蓉花。經那秋日曬着，益發紅得妖豔可愛。我見了這種顏色，不由地心中呆了。心想那天在美術展覽會裏，那麼多的名畫，何以再也找不出這樣鮮豔的顏色呢。當時重又

是知道的。朱君你聽了我這番話，你也該原諒我罷。我急忙正色說道：「寂香兄，你所說的話，我都表同情。你叫我原諒你，我也理宜遵命。但是你也應該諒鑒我的心志呢。我爲這張畫，已病了好幾個月了。今天幸結識了亞香兄，得得尊府，我心中何等的愉快啊。現在你依舊拒絕我底請求，豈不使我的心田更受了一番打擊了嗎？我回去之後，也就免不了這個「死」字。我的一死，原不足惜。但是先生爲顧了夫妻上的愛情，却使朋友受了情感而死。想先生於心總也有些不忍罷。況且我和亞香兄，已如自己的手足一般。那麼，尊夫人卽是我的嫂嫂了。嫂嫂的靈魂的代表，給叔叔見一見，也是情理中事。更進一步說，天生的萬物，本沒有一椿不包涵着個「情」字。而人類尤足具有一種深富的情感。不過都給那些沒有明白這個「情」的真義的人們，把這個「情」字濫用，致將這個「情」字變做淫字了。但是凡能明白這個「情」的真義的人，總具有一種極熱烈的同情。像先生這樣一個多情的種子，凡是

稍有些情感的人，總該佩你的用情真摯。我雖然不能算是富於情感的人，然而對於這個「情」字，尙能解釋得來。那麼，對於先生這種聖潔的用情和能得着這種精神上安慰，又何嘗不由欽佩而生出豔羨的心呢。所以無論如何，總得請你諒鑒我的心意，容納我的請求……：……他聽了我這番議論，重又沉吟了一回，然後從雋冷的面孔上，微微現出一些紅色，只把頭點了幾點，一聲不響，逕自進裏去了。這時候亞香和我點頭示意，似乎佩服我的口才靈敏，沒多一歇，他已把那張畫拿出來了。雙手遞過來，請朱兄賞鑑罷。我把手去接時，不由吃了一嚇，只見他那左手幾個指頭，枯耗的了不得，非但是血色毫無，竟連肌血也沒有。望去又如那行將就木的老人的手一般。當時我怔了一怔，把那張畫，接來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朵芙蓉花，經那秋日曬着，益發紅得妖豔可愛。我見了這種顏色，不由地心中呆了。心想那天在美術展覽會裏，那麼多的名畫，何以再也找不出這樣鮮豔的顏色呢。當時靈又

仔細的玩賞了一回。只覺得越看越醜。越看越愛。再也不忍釋手了。但是其中含着什麼用意。可是再也不能明白。我看了好久好久。心中只是呆呆地出神。末後。忽然有所領會。當時就把那張畫捲起來交還他。又極口稱讚了一回。並且重又談了許多無關緊要的話。然後與辭回家。在路上我笑問亞香道。尊嫂的芳名。是不是叫做秋芙蓉嗎。他聽了這話。愕了一愕。很奇怪的問我道。你怎樣能曉得呢。我不由的哈哈大笑道。我這人無論如何笨法。也能看得到這點。他那張畫不是明明畫着一朵秋天的芙蓉花嗎。他笑了笑道。松兄真是聰明人也。我又笑問道。你可明

白他那張畫是用的什麼顏色畫的嗎。他聽了這話。益發現出驚疑的臉色道。我爲了這個顏色。心裏也十分奇怪。因爲我雖然在畫界混了好幾年。却從不曾見過這種顏色呢。難道你却已領會了嗎。我微微的笑着。把左手一揚道。大概是這個緣故罷。他聽了這話。也微微點了點頭。我們重又讚歎了一回他的用情深富。這時已到了分路的地方。於是就各自回家。

自此以後。我每天再經過這所矮式洋屋時。竟是終日重門緊鎖。再也不能聽得那種慘笑的聲浪了。

(完)





## 滋味

張枕綠

下午兩點鐘光景。玉瑛按址找到了伊哥哥的新寓所。見是一幢高大華麗的洋房。心中暗暗詫異。縱使伊哥哥棄了鄉間舊業。到上海來加入交易所的旋渦。幸運當頭。撈得些。終不信三個月。中會發這樣的大財。一個二十多年。住慣在三間平屋中的人。驀然間。竟住這西式宮殿般的洋房。有這樣的排場。但伊本來稍識幾個字的。抬頭看那正門旁石柱上的銅牌上。又明明是挺大的李公館三字。伊硬着頭皮走上前去。一問那個守門的人。果然不錯。伊就說明了來歷。由那守門人通報進去。沒一會兒。裏邊走出一個老媽子來。稱伊姑奶奶。領伊進去。伊到了裏邊一間屋子裏。只見伊哥哥正在獨自進膳。兩

人招呼了。伊哥哥自表歡迎。請伊同吃。伊說已經吃過。再吃不下了。就坐上食桌的一旁。看伊哥哥進食。一頭互談近況起來。伊哥哥的得意史。自有許多誇述。伊呢。仍是訴說伊婆婆的老病增加。怎樣可憐。伊丈夫的不圖上進。怎樣可歎。並託他設法。把伊丈夫汲引汲引。總算看在做妹子的面上。伊在說話時。眼瞧着檯上陳列着許多盆和碗。滿盛着花花綠綠的菜。可以叫得出名目的很少。伊不覺插言動問。今天是不是有甚麼客人在這裏吃午飯。伊哥哥似乎一呆。接着答說沒有。那時他已吃得夠了。擦一擦桌上的叫人鈴。就有僕人進來伺候。他吩咐把一切東西收拾去。

伊待他洗過了臉。請他引導着參觀這新寓的內容。伊只覺得樓上樓下一間間鋪設精緻的房子。實數不清。伊就老實說。現在嫂嫂沒有到上海來。就來也用不着這許多房子罷。他微笑說。一間有一間的用處的。剛纔看見的是餐室。會客室。休息室。辦公室。樓上幾間。又是臥室。客人的臥室。更衣室。浴室。雜器室……伊聽了。實在弄不清楚。只有隨聲應着。末了說。舒適果然舒適。不過開支總嫌太大了。

兩人行來已到廚房。伊失聲呼道。「這樣清潔寬敞的一間廚房啊！」忽然伊一眼瞧見一個廚子。把一碗很滿的尚有餘熱的菜肴。抬到殘食鉢邊。正要倒下去。伊連忙喊道。「慢慢。什麼東西。」那廚子說是一碗火腿皮湯罷了。伊教不用倒掉。轉面對伊哥哥說。這樣好的菜肴。怎捨得倒掉。你們如果不要了。讓我帶回去給婆婆喫。和進一些豆腐皮結。重燒一過。滋味一定不錯的。伊哥哥說道。「這裏這樣的菜肴。都是倒掉的。實在下人們也喫不完。他

們又懶得拿出去給窮苦的人。這一碗東西不中喫了。你如喜歡。我教他們燒一只火勝送去罷。」伊說。「何必呢。我見他們倒掉。實在可惜。以後如喫不完。可少燒些。隨東西是罪過的。」那廚子聽了。掉轉頭去攢着嘴笑。伊哥哥呢。爲伊過露吝嗇。面有媿色。

李玉瑛心去看望伊哥哥。足上的瘋病。已有多時了。家務累身。走不開去。今天伊偷一個閑。預早把家中一天大略的事情。安排妥當。清早就動身。走往鄉間去。到家時還不到十二點鐘。伊走進家門。先聽得嫂嫂在天井中獨自怨罵。伊嫂嫂見伊來了。立刻變色歡迎。進內倒茶移櫈。忙個不了。伊一心要看望哥哥。隨意搭談了幾句。就走進左首房裏。這是三間並着的平屋。那右首便是廚房了。伊嫂嫂自進廚房去料理午飯。當伊看見伊哥哥躺在牀上。面裏咳嗽歎氣時。心上覺得酸了。伊喚了聲哥哥。是然伊哥哥辨得出伊的聲音。立刻答應一聲。「曖。妹妹！」很

要快而不便的把身子轉向外面。問伊來了多少時候了。怎麼家中走得開了。一頭又撐身坐起。伊也走過去。坐在牀沿上。和他攀說。問他的病情。知他時常有小寒熱。看他足上的病勢。安慰他。又不免埋怨他當時不預先提防着失敗的日子。少幹些消耗而無益的事情。伊意謂這個瘋病。說不定是種根在那花天酒地。毫無節制的當兒。沒一會兒。伊嫂嫂端飯進來。伊幫同嫂嫂抬桌靠床。湊伊哥哥之便。掉過檯來。大家坐下進食。桌上有的是兩樣菜肴。一樣是青菜豆腐湯。一樣是焙鹹菜。伊偷眼看伊哥哥喫一口飯。歇一歇。喘一口氣。似很費力的光景。他最後勉強把那半碗飯喫完。玉瑛問他。可是日常總只喫這一些飯。他說日常如此的。胃口不好。加着又沒有可口的下飯

東西。懶得喫了。

伊沒帶多少錢。午後到小街上去。買了二百錢的生火腿肉帶回來。在晚飯時幫同伊嫂嫂料理膳務。仍照剛纔午飯時的排場喫飯。伊哥哥坐起來望着那碗湯。很起勁的說道。「火腿湯麼。」他很快的喫了一碗半飯。那碗湯差不多是他獨喫的了。飯罷後他還很感激的說道。「這樣好滋味的一碗湯。真是大開胃口了！」他知道了這是他妹妹辦的。不由的噙着一包眼淚。很誠摯的對伊看着。

• • • • •

自伊到伊哥哥的新寓去時。和伊回到鄉間老家去時。其中時間相距。不滿三年。



# 增補事類統編

連史紙精印十二册 定價四元

自宋吳淑著事類賦後。補遺廣續。不止一家。此書爲丹陽黃氏增補本。集各家之大成而補其缺略。爲行用最廣之類書。我國學術。浩如煙海。歷代兵農禮樂之政。域內動植方物之奇。其搜輯高有。別類爲目。羅叢殘繁。讀之知識。而便學人之翻檢者。向唯類書是賴。然則類書之性質。不啻吾先民著作之百科全書也。今雖學術日新。而整理古籍。類書之功用自在。此書用上等連史紙。放大石印。本文註釋。大小相間。疏朗清斷。極便檢閱。

商務印書館寄售

## 家庭學校技術必備

全書四十四編  
目 錄 如 下

運動	飲食	美術	蠶桑	租稅	交通	政治	東啓	算術	教育	天象
遊戲	居住	衛生	染織	商業	郵電	法律	尺牘	簿記	哲學	時序
音樂	家庭	保育	製造	農業	財政	外交	楹聯	公文	文學	地理
術數	醫藥	衣服	博物	畜產	經濟	軍政	禮制	契約	書畫	歷史

全 二 册 定 價 六 元

○ 日用百科全書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池陽遊記

十二年一月

S T

曩聞友人，詭稱池陽山水之勝，心嚮往之。陽歷年底，適高君鐵君，約遊貴池。同行有劉訪渠、張琴襄二君，十二月二十九日早八時，由省垣乘小輪下駛，船中與同學王魯山遇，共話移時。鐘鳴十二，抵池口，過古渡，趙君友琴相迎，蓋鐵君早爲吾輩約定，假寓趙君處，渡頭略坐，復前行，路約四里，沿途竹木葱翠，已爲皖北各縣所罕觀。

城北隅多苗圃，街中古坊林立，友琴迎吾輩入其新建宅，房舍雅新，案頭菊花數盆，色尙鮮麗，詢爲艾接本，乃趙君自種者。晚膳，食烏魚片，美甚。史稱梁太子食池魚，味美不忍去，其不誣耶？

正十日，借鐵君訪渠、琴襄友琴，暨胡君住邑西魚湖，

出城未遠，樓臺在望，鐵君曰：「此乃杏花之故址。」依山面湖，風景絕佳，杜公祠在，酒家無存，西式樓房，乃省立第七師範校舍也。在此讀書，幾生修到徘徊片刻，復向崇山茂林，草湖葦岸間，臨深陟高，十餘里，至魚湖，湖爲鐵君琴襄友琴諸友，合資經營，時正築堤，工人甚夥，年荒歲暮，卽工卽賑，愈覺實業之於社會，爲利甚溥，入城時，已滿街燈火矣。

三十一日，早起。飯罷，友琴導余及訪渠、琴襄作齊山遊，友琴假我一手杖，云：「係用齊山藤製成。」堅樸輕便，勝市中品，以齊山藤作杖，遊齊山，甚覺其宜。友琴囑家人攜食品，及手提燈相隨，余意其鑑於昨晚途中，覺燈不得，恐

今日復夜歸也。

出南門，橋盡堤出，楊柳分披，石坊中峙，齊山形狀，已在眼中，頂圓色翠，北壓平湖，蒼石星羅，繁草纓拂，豹斑虎文，莫堪比擬。其秀靄幽閒之象，若已以佳境示人矣。

堤行三里，南接山麓，山尾入湖，斬然若截，石壁臨水，作半圓形，高十餘丈，前行轉過山脚，見齊山寺，殿宇高下，點綴山腰，友琴曰：『時間匆促，今日只能擇要遊覽。』遂舍齊山寺，雲梯等境，陟壽字巖，巖間刻篆體大壽字，高二丈餘，旁有泉，緣石下流，南數十步，過仙人橋，於參差石峯間，中空下灰，僅可容足，又數武，有石台，斜平寬敞，曰仙人牀，石上印大人跡，履之大，余足五寸。余至此，脫去外裘，友琴亦着短衣，自仙人牀南數丈，至妙空巖，紫蘿亂草間，斜露一洞，友琴先入，余隨之，舉足間，如入葫蘆中，頂高丈餘，其高處，愈小而尖，上下四周，石色淡紅，密密如浮珠露，點之，欲滴。友琴燃所攜手燈，並令偕來人燒麻梗作炬，前行入曲巷，見懸空石雲舒捲，色間紅白，如馬欲奔，如濤斯湧，

如火饑之噴撲，如旌旗之夾道，自由卷回復，向左折，偕來人持燈，屈身前導，四五步後，身愈折，手杖不得不棄去，又三四移足，後手持日記本，不得不插入衣袋中，手足交施，前進數步，腹部亦幾與地接，忽憶戰國策『蛇行匍匐』句，不覺大笑，莫能自己。又數尺，忽空闊，有光，仰視高空，可見行雲，出琴囊問狀，余曰：『妙空妙空！』

自仙人牀，前繞仙人橋，向東南行，各自拄杖捫石，忽失友琴所在，相顧間，友琴已出，前面，蓋自仙人牀後，危石間逕越而登，有頃至上清巖，又西北至寄隱巖，石峯環立，如入曲院，題刻最多，半已模糊，杜牧所題『江含秋影雁初飛』一律，尚可辨識，因思其不可復識者，殆爲唐以前之遺跡，東南深峯，上有齊山二字，體方五尺許，乃包孝肅所題，又南巖峭壁，高近十丈，其空懸處，亦有刻石，技亦神矣。

折回數武，憑石遠眺，知已至山之最高處，但見長江如帶，風帆沙鳥，出沒其間，東北行，短石挾徑，如女牆，如迴

欄，又北至小九華，峯巒羣立，峭秀莫匹，相傳形狀數目，及高下位置，實合九華，而確肖之，余未識九華真面目，但至此，與對九華山圖，似無大異，其造物特作九華模形，爲斯山增美歟？

東北行，約半里，下平窩，至九頂洞，琴襄友琴同入，洞似覆釜，上現九頂，各大如笠，均上凹如覆盤，側身再進，若入重帷，有泉自空中滴下，名一滴泉，又名一人泉，謂掬之可供一人飲，余口正渴，以手承之，半頃，得一滴，飲之，清涼之味，下達丹田。前行數武，高空處，露出日光，出九頂洞，復經小九華，東南過山脊，得較寬廣之草地，訪渠琴襄，留此稍息。余偕友琴披藤蘿，至萬壑雲濤，蔓草方盡，雙足已履怪石之類，雲峯環湧，氣象萬千，大有層雲當胸，峯巒脚底之慨，危巖間懸，白藤盈握，長丈餘，恰好援之而絕，斜入石巷，名一線天，巷盡有口，高不可攀，但友琴已先自此出，見石壁參差處，有足跡，遂奮力超越而登，如自甕中出，遙望翠微亭，翼然山之東嶺，東南下，至山麓，友琴曰：「此間有

三級泉，依巖下流，巖若瀑布，現涸。」余曰：「世路崎嶇，山中益崎嶇；道途多荆棘，山中益多荆棘；民膏已盡，國脈將窮，山中泉源，安得不涸！」同人均有感！

緣北麓行，有覆釜石，大如屋，下空欲墜，前行至虎嘯巖，險絕不可登，下有石虎洞，中有石如虎，蹲山口，見菜畦，疑其中有人家，復南行登山，友琴向樹叢荆棘中，相引導，路幾迷，至壺天石，峯高而下環，中平，短竹紛披，境甚幽閒。石邊有洞，入內如履空宅，乃左史洞也。洞口有石，夾道數十步，南山腰，乃友琴代鐵君所闢之桃源，新種桃樹數百株，均高二三尺，山環地平，傳爲繡春道院之遺址，坎邊靈芝石，高五六尺，葉莖具畢，酷似靈芝，南有史巖坎，級而下，豁然明敞，有繡衣石，相傳仙女繡衣於此。下有潛蚪洞，左深斜，無光，以火燭之，石自成紋，略似妙空巖，而高廣過之。聞夏秋間，多蝙蝠，羣飛洞中，又名石燕洞，前去漸低，陰不可入，投以石，其聲幽越，良久乃已。

西行，過山腰，一僧相迎，訪渠琴襄先至華蓋菴，余與

友琴及山僧向竹叢草地，行約半里，得鐘鼓洞，僧先入，俄頃，鐘聲，鼓聲，木魚聲，達洞外。入見羣石疊垂，狀如帷幕，並無形似鐘鼓者，取小石擊其一，聲囂然。又擊其一，瑟瑟然。

又擊如松柏之石柱，作木魚響，擊其餘石，則無聲。出，越山頂，就菴中休息，余自九頂洞，飲泉一滴，舌本時覺涼爽，至此，仍不思飲，胸中俗慮，不知消澆幾何，菴前多桂樹，最大者一本雙幹，大可盈抱，就近入華蓋洞，石勢輪覆，高數丈，

下容數十人，折回。經前過菜畦，乃知爲山僧所種，冬日水涸，湖草平鋪，由湖中尋小徑返，城頭夕陽，恰與深林相掩映。

一月一日，鐵君因事未行，余與訪渠琴襄別友琴而去，至池口，訪渠琴襄乘小輪下駛，余則乘上水小輪，晚七時，抵省，爰將足所至，耳所聞，目所見，於池陽者，誌其大略云。

## 琴庵漫載

歐東谷

近見黃杵齋先生將詩經譯成新詩數章，頗可玩味。選存數則，實吾謾載。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飴，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譯云：入門難，出門難，脚跟兒提不起，一步一心酸，我家近在二三里，何不送我到門前，凡人只說苦菜苦，我說苦菜還甜，舊人去，新人喜，舊人便是溝中水，新人你的妻，杯盤狼籍，願你永遠莫相離，你好個大被同眠的親兄弟，又不我能惱，反以我爲譬，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鞠育，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于於毒，譯云：你不供養我，把我做仇人，辜負我一片真情，買不了你的心，從前的貧苦，就慮你可憐生，費盡經營，到於今有錢有用，看我作眼中釘，又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潰有洗，既遺我肆，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譯云：你有錢，我無錢，我也湊却乾魚臘肉，準備過新年，於今助你的新昏宴，丟棄我在旁邊，火性來三番兩次，不看人情面，不念從前，試記從前，類此者，譯成頗多，惜不肯盡舉以示人耳。

恩

怨

張碧梧

(一)

這一天天氣晴朗。吳彩芝一早起來，打扮齊整，便去訪同學王蕙芳。來到伊家，見伊正坐在書房裏面，手中拿着一大張信紙，紙上滿寫着藍色小字。伊臉上露出很愉快的笑容。分明心裏有甚麼快樂事。陡然見了彩芝，連忙將信紙塞入衣袋中。臉色微微發紅，却強自鎮定着。請彩芝坐下。彩芝看見這張信紙，又見伊這個模樣，早已料到了八九分。却假做不知。鄭重問道：誰寄給你的信？你看過了。值得這樣高興？伊楞了一楞道：是一位女朋友寄給我的。彩芝微笑道：你莫騙我。如果是朋友的來信，一來你未必這樣高興。二來看見了我，又何必連忙藏起。臉色又忽然發紅呢。又來伊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這封信必是章錦濤從美國寄給你的。方纔我看見信紙上的藍字，便早

已猜到。錦濤不是向來喜歡用藍墨水寫字麼？伊被彩芝這般一說，料想隱瞞不過，便含笑點頭稱是。彩芝又道：他到美國留學，算來已有好幾年頭。料想在專門大學裏，已將近畢業了。不知他的來信上怎樣說法？伊道：他的來信上說，現在已經畢業，成績着實不差，居然得着學士的學位。又說等將幾件瑣碎事料理清楚之後，即便回國。至遲不出兩個月以外了。彩芝笑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這樣高興呢。又道：現在他能夠如此，你也不枉費一番心血了。想他家道清貧，若非得你的資助，怎有力量出洋去留學？今日又怎能衣錦歸鄉呢？伊道：是呀。當初他從國立大學畢業之後，本想不再求學，趕緊在社會上謀個立足之地。好維持生活。那時我便竭力勸他出洋留學。說是國立大學的畢業生，程度原不算低，但學問是無止境的。能夠

多一些學問，便可多做一番事業。而况年紀還輕，正好求學呢。他聽了我這番話，雖十分贊成，怎奈出洋的一切費用，委實無力籌措。當時我心口商量，暗想我和他既相愛到這個地步，並且已訂下了口頭婚約，他的前程，便是我的前程。我既然還能盡一些力，幫助他一下，就不能眼望着他犧牲了遠大的前程呀。我主意拿定，便先籌足幾百元，給他作爲路費，並和他說以後的費用，再陸續的匯寄。他起初不肯答應，說我堂堂的男子，若受你女子的資助，好不害羞。我又勸他說，我們形式上，雖是兩個人，精神上却早已團結爲一分甚麼你我，而况你拿我的錢去求學，這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旁人怎能議論你。後來又經我懇切的解勸一番，他方纔答應。就此出洋留學去了。自從他動身之後，直到現在，這好幾年當中，我都是按期匯款，免得他有缺乏的時候。心中發急，幸而他屢次的來信，都說是款項如期收到，經濟上從未會發生恐慌。我見了，這纔心定。不過（句）伊說到這裏，聲音忽然咽住，眼眶中水汪

汪的，似將流下淚來。彩芝很詫異道：這是爲甚麼呢？伊頓了一回，纔道：彩芝姐，我的境遇，你是向來曉得的。家中雖有些財產，但怎能聽憑女兒使用。我那能有許多錢寄給他。原來我每次寄給他的錢，都是煞費經營而來。起初是老着臉皮，向親戚們去借，承他們的情，多少都借些給我。但是我是個少年女子，借這許多錢，有何用處。無怪人家奇怪。因此人前背後，便生出好多疑問來。我本想將這內情宣布，好消釋他們的疑慮。再想這事總覺不便啓齒。還是聽隨他們去議論。橫豎將來總有大白的一天。但是我向他們一借再借，幾乎成爲無厭之求。他們也就有時拒却。祇是他的費用，一天也不能缺少的。我委實無法。祇好將我所有的值錢衣服首飾，都典當個乾淨，將錢匯寄給他。當我這最後一次寄款時，實在拚湊不出。他又將近畢業。我更不能叫他發急。鬧出意外的事來。我真個急了。就將我母親臨死時，給我的一只做遺念的鑽戒，拿去當了幾百元，趕緊寄給他去。我這纔如釋重負，心安了不少。不

這這只鑽戒是我母親親手套在我的指上。並叫我終身不得除去。倘想着母親時。便看看這鑽戒好了。如今我爲了他。竟違背亡母的遺囑。將這鑽戒除下。押在當舖裏面。我怎能不心痛呢。說着哭了。彩芝連忙安慰伊道。你母親死而有知。自當原諒你的。你莫傷心了。你用了這一番苦心。他定然感激你。所以纔這樣刻苦用功。得着學士的頭銜。也算是不辜負你了。從前的事。不必去說。說了徒然酸辛。我且問你。等他回國之後。你們自當先忙着結婚了。伊道。這還未定。須等他回來後。商量了再說。彩芝笑道。大約總不出今年以外了。婚禮既成。你便是學士夫人。可喜可賀。伊聽了這話。也不由得破涕爲笑。

## (二)

章錦濤的信又來了。上面說『行期已定。並已在坎拿大輪船上訂定艙位。大約下月上旬。便可到滬。耽擱二三天。即便回家。』蕙芳接到了這封信。真是快活非常。從此伊的心裏。並無別種念頭。一心一意。祇盼望他早早回來。時

常將一幅太平洋航線圖。放在面前。計算他的行程。眼光注視着這幅圖。望出了神。好似上面正有一只大輪船。錦濤正站在甲板上。笑嘻嘻的。向伊招手呢。伊又怕他遭着風浪。就時時禱告上帝。求上帝保護他安穩到家。有時又想到他回家之後。怎樣握臂談心。訴述這幾年中的離情別恨。又怎樣兩下商量。籌備結婚的大事。結婚後。兩人又怎樣的愛好。伊想到極快活時。簡直要失聲笑出來了。

## (三)

坎拿大輪船的甲板上。有一對少年男女。比肩坐在番布椅上。這男子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凡。女的容貌。也很俊美。鑲鑽的戒指和別針等。閃爍發光。很能吸引人的視線。這時女的正說道。章錦濤呀。我向你說的話。句句都是實言。你務必相信。你想我父親這次奉調回國。受任外交總長。需用的人才。自必很多。你若肯隨我們一齊進京。我在父親面前。竭力保薦你一番。包管你在外交部裏。能得着個重要的位置。而且前幾天你見過我父親。他在背後。很

誇贊你。說你是少年英俊。將來定有作爲的。因此我認定這是你上進的好機會。萬萬不可錯過的。錦濤聽了這番話。低頭不響。伊又道。我和你雖是在這船上。方纔認識的。但相處了這幾天。我覺得你的脾氣。和我正同。可算得是情投意合。我很願和你做個朋友。纔這樣相勸與你的。你的意思。究竟怎樣。錦濤道。翠娜小姐。承你的美意。我很感激。但是我必須回家走一遭。纔能到北京去。伊斜睨他一眼。微笑說道。你既說還未娶親。又何必這麼留戀家鄉呢。又道。你先回家一遭。未嘗不可。祇是我父親到了北京。便須接任。需用的人才。現在在船上。就當支配停當。你若決定去時。我父親便可替你留個位置了。你莫以爲在部裏當差。委屈了你學士先生。但也許有生發之日。而況你到了北京之後。說不定還有意外的遭際呢。你真再遲疑。爽快些答應了罷。伊說到這裏。又向他笑了一笑。錦濤的一顆心。這時已被伊說得搖動不定。再抬頭見伊容光煥發。神色可掬。意有那雲石的光彩。在燈下閃爍。就更覺的

主宰。暗想知己之恩。不可不報。功名却又未可偏廢。真是左右兩難。沉吟了一回。在甲板上輕輕的踱了一蹌脚道。我決定答應你。隨同你們進京便了。伊聽了這話。立刻高興起來。緊緊握住他的手道。這纔是我的好朋友呀。這時海風微起。吹動海波。忽呈一派凄咽的潮聲。他和伊在船上。又相處了幾天。感情越發融洽。便是伊的父親對他。也十分要好。他心裏非常感激。心房之中。就輕輕的被伊佔據着了。及至到了北京。伊的父親接任外交總長後。他果然得着個重要的位置。職務且很清閒。一天就有大半天。是和伊在一處。或是在家閒談。或是出外頑耍。快活得和神仙一般。在這個時期當中。他們情愛的熱度。增高真是迅速。差不多已達到沸點了。外人見他們這樣。都說他們後來的結果。必然是結成夫婦。又有些人羨慕他。說他有了這外交總長的丈人。還愁不能飛揚騰達麼。真可當做泰山之靠呢。這些話傳到他的耳裏。他想外

人既這般羨慕。我索性就



婦。伊目的本來在此自是一口答應他們二人就成爲夫婦了。

(四)

蕙芳天天瞪大了眼睛，盼望錦濤回來。一天，見報上有段新聞，說是坎拿大輪船，已經到滬。旅客當中，有中國留學生七八十人之多。伊暗想這七八十人當中，定有章錦濤在內了。這樣說來，一星期內，他便可到家了。這幾年以來，伊都是愁眉不展，態度沈悶。到了這時，臉上纔露出笑容。舉動也活潑得多了。但是一星期過後，并不見他回來。伊還以爲他定是在上海多耽擱了。心裏還責備他既須多耽擱幾天，便該寫封信來，也好叫我放心呀。以後伊天天盼望，依舊不見他回來，也接不到他的信息。伊不由得萬分發急。暗想船既到了上海，他因何還不回來。上海他也無有親友，怎能有这样的多耽擱呢。莫非他瑣事未曾理清，來不及乘這隻船回國麼。果是如此，他就該寄信給我。怎麼信也無有呢。伊又生出幻想道：難道船行到中途，他

過着了意外不成。怎麼報上又一字未題呢。伊胡思亂想，猜不出是甚麼原故。心裏急得和火燒一般。真個是寢食不安。眼看着伊一天消瘦似一天。精神也一天恍惚似一天。漸漸的支持不住了。

(五)

光陰過得很快。一轉眼已幾個月過去了。蕙芳還不見錦濤回來。急的已病倒在床上。一天到晚，哭個不住。家人們問伊爲了甚麼。伊不肯說。勸伊伊也不理。家人們無法，也祇好聽伊去了。有一天早間，吳彩芝忽然跑來，向伊道：你今天可曾看報麼。伊道：我那裏還有心腸看報。我不看報，已有一個多月了。彩芝道：這麼你還未曉得錦濤的消息麼。伊嘆口氣道：他有甚麼消息。他縱有消息，又怎會給我曉得呢。彩芝道：這消息很惡。我本想不告訴你，但你一天不明白這原因，就得記念他一天。累得你害病。到不如給你曉得了，也好早些死心塌地。自家保重身體。說着，就從袋中掏出一張報紙，指着一段新聞道：這是今天的報。這

是北京通信。你看罷。伊接過去看時。見這段新聞很短。說道：「留美法學學士章錦濤君。現與現任外交總長之女公子宋翠娜女士。擇定月之念七日。在中央公園舉行婚禮。郎才女貌。美眷天成。屆時賀客如雲。定有一番熱鬧也。」伊看完了。也不說甚麼。還祇是哭。過了一會。從枕頭旁邊。拖出一只小木盒。將盒蓋開了。從當中拿出一疊當票。

聲音抖抖的說道。我爲了章錦濤。精神上受的痛苦。不必去說了。但花費了這很大的代價。結果却祇買到這一段新聞。未免太冤苦了。又向彩芝苦笑道。彩芝姐。你看我今日的收場。便是你的大教訓。也正是青年女子用情的殷  
察呀。

壬戌十一月十日遇述庭於南京路旋茗談於功德林歸而賦此因錄示之或足稍

殺其哀歎

百俞

女殤庭述唁

北風淒淒欲割面。道旁疾走無瞻戀。誰追吾後撫吾肩。回頭一瞥故人見。手持素燭顏慘傷。爲語掌珠甫病亡。猝然聞之疑信半。買茶小坐敘述詳。阿珠生年二十二。丹青餘事能文字。孝親友弟勝男兒。到死恩情益周至。少時手足嗟摧殘。維持門戶形影單。况是高堂悲白髮。孤燈相對光夜寒。去年元宵我哭子。今年冬至君如此。子女雖爲身外身。亦既生之復何死。人間萬事多參商。歡樂苦短愁苦長。百年只在夢中過。夢回人醒兩茫茫。勸君莫被痴情誤。夙世有緣偶相遇。倏開倏謝如看花。未聞花好爲春駐。

十一月三十一

# 萬能術

卓 呆



## 五八 問題解決了

把一座山那麼多的貨幣縮成二毫錢大小的貨幣。真是開關以來的奇法。陳道光居然立刻就實行了。但是二毫錢大小的貨幣。有了一座山那麼的重量。叫什麼人舉得動呢。非但沒有人舉得動。因着這重量。還要鑽破地球表面。沈到地心去咧。這一層真無法了。吃飯總長倒以為其實也沒有什麼無法。只消擊我的知

$$2 + 2 = 5$$

? ? ? ?

豈有此理

識來想就行了。再吩咐陳通光道。你快把這煉幣的重量抽去。只消仍舊留着二毫錢那麼的重量好了。陳通光既能把貨幣飄飄然落下來。那自然沒有做不成了。他就立刻實行。這一次更令人驚異。你想一座山那麼大小的貨幣。變成了二毫錢的形狀。輕重仍與二毫錢無異。不是驚人的舉動麼。吃飯總長欣喜萬分。說道。這一來。一切問題。盡行解決了。他費了幾天工夫。用盡腦力。想出種種方法來。那知結果一一與目的相反。此刻居然大功告成。宛如卸去重負一般。他握着陳通光之手道。你那救世的目的。已經完全達到。堆積如山的貨幣。可以這麼自由自在的玩諸掌中。這樣簡便的事。世上還有麼。不是世界已由我二人救了起來了麼。吃飯總長歡喜過度。竟把職務也忘掉。想着道。不錯。我不能只是在此談

天。要快去報告總理纔是啊。於是即用桌上電話，聲明了意思。再帶着陳通光一同去赴臨時內閣會議。自然在座的關員。沒有一個不深嘆奇蹟之奇妙與吃飯總長的知慧無窮。到會議將要完的時候。財政總長皺眉道。這貨幣形狀和重量。都與二毫小幣相同。那麼果真可以作二毫以上通用麼。財政總長這一問。真是奇問啊。吃飯總長眼睛圓着。說道。這沒有什麼不能通用。這是把一座山一樣大小的貨幣縮小的。財政總長說。但是非實地試用不可啊。其他各總長也以爲不錯。很贊成此說。吃飯總長見每事必受財政總長反對。却有些不快。不過究竟是很有道理的質問。倒也無可如何。只得實地去試驗了。其時的市價。本來要有堆得山那麼一座的貨幣。纔可以買得到一斤菜。所以拏了這煉幣。到小菜場去買菜時。那賣菜的回答道。你把這貨幣堆積到山那麼一座纔是啊。又到別的地方裏去買東西。也是與二毫幣一樣形狀。一樣輕重的貨幣。無論如何。只能當他二毫錢通用。吃飯總長又會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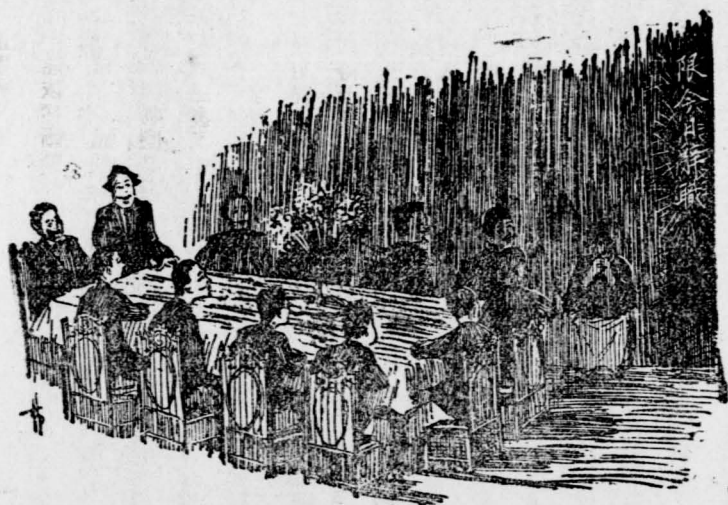
道。明白了。只消把平常的二毫幣與這煉幣。要有一個一目了然的區別。那麼把這煉幣做成一元幣那麼的輕重就好了。總長又命陳通光做成一元的輕重。於是用起來便值一元。不能通用到一元以上。總長還以爲是重量不夠。再把他加到十倍百倍千倍。只管加上去。小小一個二毫幣的大小。有了千元萬元的重量。又要鑽到地府裏去了。吃飯總長這聰明人。到底方法已盡。說道。諸君。把地球。的皮。弄得他十分堅硬。什麼也鑽不進去。好不好呢。吃飯總長此時已不全恃自己的智識。對各總長臉上看看。反問起他們來了。這位總長肯這麼拋棄自己那種做態。可見他心裏早已無計可施了。

### 五九 顛倒指導

現在雖貨幣把全國埋着。但是世間的困窮。比着落了鈔票下來之後。有增無減。全國的暴動。剛纔鎮靜。此刻又發生了。不但如此。另外有一隊新聞記者。要運動取回陳通光這人了。他們的意思。是現在的內閣。到底沒有指導陳

通光的資格。所以我們提出的奇蹟者，應當還給我們了。這一下運動，很有許多智識階級的人加在裏頭。內閣竟無法對待。不過內閣會議中，還在那裏發那種奇妙的問答。吃飯總長說：我一定要把地球的表皮弄硬。農商總長說：樹木花草蔬菜，怎麼生出來。內務總長說：人死了，怎麼葬法。礦又怎麼開。財政總長道：憑你地球表皮如何堅硬。那一個小幣的重量。有山那麼一座。人力決計擊不動的。吃飯總長說：那麼把貨幣做成鐵彈那麼圓如球形。就可以滾來滾去咧。交通總長說：但是一滾到路為凹一點的地方，落了下去，就不能出來了。吃飯總長說：到那時不能出來的，就拋棄了。另外用奇蹟錢可以多做許多啊。吃飯總長的念頭，愈總愈笨了。前幾日吃飯總長的說話，很奇怪，可以使大家表同意。現在不對了。那最重要的陳通光。對於吃飯總長的信仰之度，漸漸薄了。吃飯總長因着奇蹟得來的權威，有幾分模糊了。此刻會議了好幾次。吃飯總長說：我們的智識，實在走不過這難關了。應當怎麼

辦法纔好。還是就學來問問奇蹟。你們以為如何。這句話奇了。從前說什麼指導奇蹟。利用奇蹟。那倒還有些像政治家。現在要問奇蹟。求奇蹟指導。已經不是政治家了。這種樣子，真是無論什麼凡人也做得到的。現在本來是人全能時代了。不過一向真一點也不顧民心。什麼也要自己來指導。口口聲聲說着指導。此刻這種政治家，資格破產了。誰也不來贊成。各總長一同默默。獨有那末席的陳通光，突然開口道：這倒也很好。我來向奇蹟祈禱罷。請他指導諸位罷。他說完，大家也不表示贊成與否。但是陳通光深信此刻向奇蹟求他指導內閣各員，乃是最好的方法。方始可以救世。他打定主意，心中便念將起來。說也奇怪，奇蹟宛如回答陳通光的心，立刻現出指導來了。內閣會議室的壁上，忽然現出文字來咧。第一字是「限」字。其次是「今」字。其次是「日」字。一個個現出來了。這字不知怎樣有光的閃閃動着，令人頓起敬虔之心。「限今日」三字。不知限今日做些什么事啊。其次是「辭」字。更其次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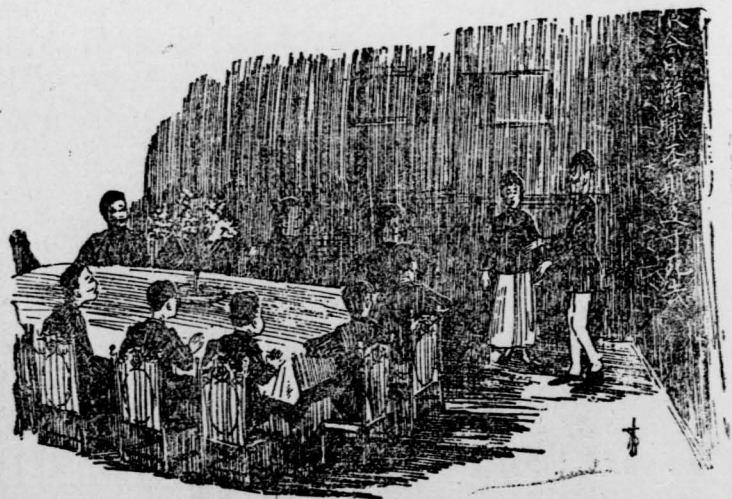


「職」字都出現完了。讀成「限今日辭職」。這是奇蹟的命令。各總長臉上。一時都現出失望之色來咧。

### 六〇 太無責任

陳遜光請求奇蹟。實在奇蹟的智慧更爲特別。他竟對着這內閣的各總長說道。限今日辭職。但是讀者之中。一定有人說。這算什麼。真是一種極平凡的智慧啊。也有人說。這種智慧。何必奇蹟。誰也會的啊。不錯。或者誰也會的。不過這些總長們決計不會。這些總長。雖很有此外種種的非凡智慧。獨有極平凡的辭職。決計想不出來。除非要在他自身實在沒有利益時。或者會有這念頭。此刻奇蹟能在他們想不出的時候。替他們想出來。奇蹟不是很可貴麼。見了這文字。深深嘆息的。是總理。他青着臉。對大家看看。說道。我屢次說有病。不能盡職。就是不現出這字來。我也打算非辭去不可了。總理極簡單的一句話。很沈痛的在室內響着。滿場一些也沒有什麼回答。都被沈默支配着。所聽得的。只有各總長失望的嘆息聲。文字依然發光着。歇了良久。吃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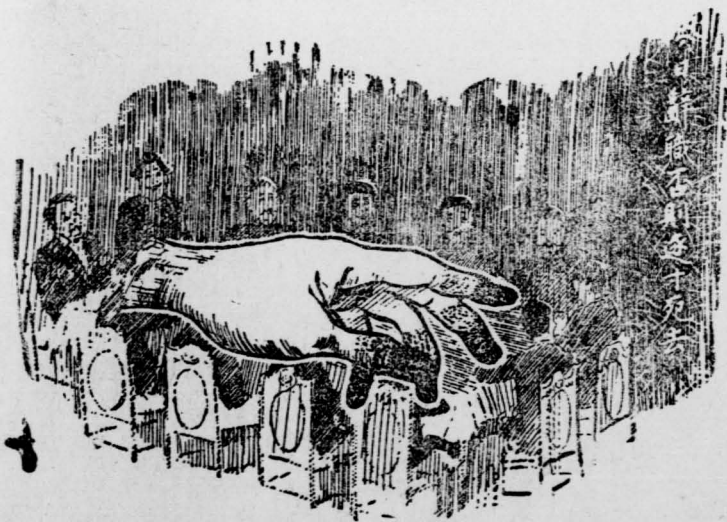
總長立起來。又是很堅決的叫道。辭職。太過分了。殘酷得很。我不能依從。斷斷乎不可。一定要留職。這位奇蹟的第一信者。成了奇蹟的第一反抗者。不是表示着人類是一種任性的動物麼。某總長也說。是啊。現在辭職。未免太可惜。他說到這裏。又修正道。太無責任了。此外也有幾位附和道。確是無責任。又有一位總長對總理說。閣下的病。近來似乎好得多了。你若休息着。恐怕反於身體無益。這位總長。說得十分巧妙。就有一位總長接下去說。是啊。休息身體。其實反有害身體。決計使不得。大家正在談話之際。忽然有人推門而入。乃是新聞記者宋春風。內閣會議的室內。平常是誰也闖不進來的。今天幾乎已成無政府狀態。宋春風自己也很有暴動分子的態度了。不獨如此。他也明知這種地方不可亂闖的。大約他對着守門的人。一定算是內閣機關報的重要人物的。所以能够進來了。宋春風神氣非常慌張。連敬禮也略去咧。向總理道。方纔到外交部去。聽說中國遍地貨幣。外國方面的猜疑。決非尋



常。既是如此。此刻新聞界開會議決。那奇蹟的指導。決不能靠託吃飯總長。要來討還陳通光君了。大家不曉得他趕進做甚。原來仍舊是替內閣奔走。但是總長們正被那要否辭職的大問題逼迫着。所以對於這些事情。那有工夫直接回答呢。其時陳通光又催促各總長道。你們看啊。壁上又有什麼文字現出來了。各總長回頭看時。壁上在限今日辭職的。下面寫着「否則逐寸死去。」這逐寸二字。似乎不甚明瞭。總之是不辭職就沒有命活的意思。那麼不肯辭職。竟會沒有命麼。真來不及細想。只好服從奇蹟的指導了。還是不從他呢。

### 六一 逐寸的意味

限今日辭職。否則逐寸死去。這是奇蹟的宣告。那就無論如何。非辭職不可。但是大家還議不決。辭職總有些苦痛啊。蛇後吞雉後吞鎗當做祕訣的吃飯總長。自己也到了不能不吞鎗的時候了。此時宋春風纔瞧見壁上。他到底是一位新聞記者。眼睛先瞧見今日辭職四個字。若是





在普通的記者。一定要再細讀全文。看看他的真相了。那些官場機關報的記者。心更來得急。要緊最快的先得了消息。去做投機生意。所以一看見這四個字。也來不及細看。即忙趕出門去。到電話室去打電話了。粗心的人。一定還當他是要趕緊去出號外來賺錢了。他關了電話室的門。低聲打電話給相熟的一個經紀人。不料前途回答道。貨幣埋着的中國。還有什麼市價。交易所也在數日前與世間此外一般的職業相同。一起停止了。宋春風被他一說。方始想起。也是被利慾太迷了心的緣故。報館本來也因着天雨貨幣。排字印工。一齊不高興做工。不能發行了。就是內閣辭職。也不能出號外咧。宋春風想到這裏。不免自己好笑。一回兒又回到會議室中去了。會議室內的空氣。非常陰鬱。除總理之外。一個也沒有辭職之意。但是奇蹟所通知的逐寸死去一語。到底可怕。一同默默然沈思着。其時逐寸死去的意味。各總長漸漸明白了。第一吃飯總長叫道。哎。我的指尖上一寸光景。麻痺起來了。交通

總長說。我也如此。內務總長也說。我也如此。於是各總長接下去。一齊說了。到大家輪流說完一遍。吃飯總長又叫道。不好了。二寸光景咧。他話猶未了。各人又一同喊叫起來。大家看看指尖。嚇得身體都顫着。那麻痺之處。已失血色。成了土色咧。這土色又一寸一寸的逐次增加着。這方法果然奇妙。不肯辭職的人。用這種方法去使他們生辭職的念頭。實是極厲害的手段。奇蹟真有廣大的神通。吃飯總長哀求道。陳通光君。請你向奇蹟祈禱。暫時停止這死的進行再說。吃飯總長說完。各總長也一齊叫道。我也要請你祈禱。陳通光嚴重的答道。玩弄奇蹟的事。我不答應。陳通光這麼一說。那是只好辭職了。沒有別法咧。免不了。避不掉。真是不得已。吃飯總長說。那麼一辭職。就可以免去這逐寸的死麼。陳通光就說。自然如此。於是決定要全體辭職了。要叫他們辭職。恐怕連奇蹟自身也驚着覺得很難能。大概已往的許多奇蹟中。要算這一次最難的咧。

社會教育之利器  
活動影片

活動影片在社會教育上佔極重要之地位已為近世教育家所公認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精製活動影片凡所取材無一不有益人心有神風俗即滑稽劇片亦必合勸善深意於提倡藝術之中仍不失輔助教育之旨

各片材料均係本國事實本國習俗觀者絕無隔膜之患且用本國淺近文字說明婦孺易曉

現已製就多種概分 教育 體育 時事

風景 新劇 古劇 六大類

凡學校 家庭 劇場 團體宴會 公衆講演 均可適用印有詳細價目單詳列租借價目承索即寄

附告

本館另備新式攝影機及大小影戲機 各界如欲攝製影片或映演影戲本館 均可代攝代演

商務印書館謹啟



## 編者與讀者

第四卷十一十二兩期中宣佈的長篇小說「中國大未來記」因有特別關係，暫時不能刊登。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野人記」從何期起揭登，我們暫時不能預告。凡是刊登的作品，加了插圖，就很難說了。因製插圖有很多手續，非個中人，不知道其中的苦處。雖說不能預先聲明，不過我們總是盡力的趕快，我們希望這篇小說刊登的心，比諸君還要急十倍。

下一期值得預告的一篇小說，題名「愛的黃昏」。雖然難說他是一篇十分成功的作品，但也算很有可讀的價值。這一篇中，蘊藏着無限的人生悲哀，過來人讀了，無有不觸動舊念的，未曾經過的人讀了，至少也要發出一些同情心來。

據近來我們所收到的這些票中，有一件事，很使我驚訝。

百票中幾乎有九十九票都贊成多登「世界瞭望塔」與「諷刺畫」兩種雜品文字。憑良心說，四卷之前，編者實在把這兩種雜品，當作無關緊要的東西。事情一忙，就將他們擱下不理。其實也是因為這兩種材料很難得，而且需用的銅版插圖很多。除了這一種緣故之外，還有一個較大的緣因，就是編者以為讀者不十分歡迎，可有可無。從此我們對於這兩種雜品倒要特別注意了；不但希望能每期刊登一點，並且還要多求點進步，纔不負讀者諸君忠告的心呢。

不久「空針」的譯者馮六先生，將有一種長篇偵探寄來，愛讀偵探小說的諸君，想必很喜歡這點消息。

這次新年，敝社和編者個人，得了許多朋友的賀年片，我們很慚愧，不但沒有預先祝賀諸君的「新年大喜」，並且連一張複賀片都沒發。實在對不住得很。我們只得在這裏補祝讀者諸君及各位好朋友的「新年進步」，「百事如意」。

還有一句話要趁此聲明一句。有許多讀者，對於「時代之花」發了許多感嘆和贊詞，編者因為其中所說的，大都相彷彿，並且都是鼓勵作者的好話，作者生受了，並謹賦致謝。恕不能一一登出。

### 交換

我讀「似曾相識」這篇，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就小部分講，也感到幾點不大滿意的地方：既然李沈紅是伊素日欽慕的，他的小說，又是伊愛不釋手的，她的照片，伊也願

過，爲什麼伊很不快活，立刻寫了一封反對的信去？難道伊父親的信內連他——未婚夫——的姓名也不會告訴伊嗎？我想伊的父親決不如此疏忽，縱算不和李沈紅底父母一樣——論名論相——他的姓名總可告訴伊罷！這篇都是這樣——當伊不知道他的姓名——寫的。

並且李沈紅既有如此的見解：「……但是看了一個人的照片，就會全知道一個人的一切麼……」爲什麼他到底還是把他畢生的幸福在這一兩次交談裏定了呢？在鄭女士方面還可說得過，因伊是素日欽慕他的。他還說：「……倘伊是個有見解的女子，必不願把伊的照片作此用處……」爲什麼後來這問題就無形無影地解決了呢？

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愚見，不知高明的讀者以爲如何？

十四歲的讀者仲齊

十二月二十八日於南京

大學校畢



伊曾  
服用紅  
色清導丸也

業之學士

及案牘勞形之輩最易患大便秘結及  
肝經失調之疾探其病源乃是用力  
過度或用功時久缺乏戶外運動  
有以致之也此輩對於紅色清導丸當  
珍重視之蓋其功力具微  
利平潤腸之妙用治大  
便秘結有天然之奇功  
使腸胃有序和膽汁能  
去肝火治疾頭痛并免  
痔瘡痛苦也  
上海滬江大學畢業士  
陳君希陶先生現寓北  
川路一千九百七十二號  
門牌其來函云數年前鄙  
人曾患大便秘結深因  
而身軀衰弱聞紅色清導  
丸之功效即為試服之不  
料服後功效立見大便  
結之症從此全愈不再發  
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  
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 兒童之友

## 兒童世界

要增進兒童的智趣  
並滿足他們精神上  
的要求最好買本書  
給他們讀其中有詩  
歌童話 故事 戲  
劇 小說 圖畫等豐  
美極了每星期出版  
一册定價六分預定  
全年五十二册紙收  
二元五角

## 兒童畫報

本書的材料和兒童  
世界差不多但統統  
用圖畫表出繪畫加  
些文字初進學校的  
孩子看本書最爲合  
宜每半月出一册定  
價八分預定全年二  
十四册紙收一元六  
角

此外兒童用書如 童話 故事 小說 詩歌 等  
共有二百餘種印有「兒童用書目錄」承索即寄

## 教育玩具

本館歷年所出玩  
具共有三百多種  
內分建築 交通  
軍事 數學 英文  
體操 遊戲 音樂  
奕棋 文房 故事  
人物 動物等門  
都含有淺近的學  
理足以啓發兒童  
的智慧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詳細，請將原文，原著名，出版日期，及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未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
- 五 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投寄之稿，請隨件附寄退稿信封一個，寫明投寄者住址姓名，並郵資若干(貼在信封上)投稿如來稿，則用附來信封回信，否則將原稿於二星期內退還。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經揭載，已先在他處發佈者，恕不致酬。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得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九 投寄之稿，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請寄世界社收。
- 十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地(790)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表費郵		表價定	
	日	本埠	定	預
國內(寄費在內)	本埠	名	每冊	每冊
本埠	二角	一卷十三冊	一冊	一冊
外埠	三角三分	半年二十六冊	數現款及兌票	普通
外埠	四角	全年五十二冊	郵票(以二分爲單位)	號
外埠	八角	全年五十二冊	郵票(以二分爲單位)	角五分
外埠	一元六角	全年五十二冊	郵票(以二分爲單位)	角五分
外埠	三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	郵票(以二分爲單位)	角五分

### 載轉許不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土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各省商務印書館分館

# 兜安氏止痛藥水

肌肉痛用兜安氏  
止痛藥水搽擦患處痛  
即外出此藥為精力之人  
或作苦工者必需佳品也



人之一身痛最難當不論痛在何處及緣何而起必至全體不舒坐臥不定迨至痛止而後寧由是以觀止痛藥之不可不為之備以待不時之需用也此藥水止痛如神外搽諸般疼痛內服少許能止腹痛胃脘痛而於刀傷火燙跌打損傷尤有奇效茲將其主治各痛略列於后

## 主治

- 火傷 打傷 肌肉痛
- 四肢酸痛 刀傷 燙傷
- 風濕痛 諸般疼痛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  
瓶洋七角每打洋七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 痛止 腫消